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四十一編

寒牡丹

哀情小說

(卷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寒牡丹卷上目次

第一回

遇奸

第二回

喪母

第三回

行私

第四回

悔罪

第五回

拒金

第六回

謁邸

第七回

覲雛

第八回

索犯

第九回

婚刑

第十回

濁富

第十一回

發簡

海牡丹 卷上 目次

第十二回 蒞鄉

寒牡丹卷上

第一回 遇好

維時正在冬令。日已黃昏。劈膚裂肌的寒冷。華氏寒暑表。在十九度。街上路燈的光。黯淡無色。又被濃霧罩住。更覺幽慘淒涼。擡起頭來。天上懸懸落落的星影。沒一粒看得清楚。地面上被大雪遮滿了。那雪塊凝結得比山石還要堅固。那時見一處所。在街頭簷下。停著一輛忒雷架。中國古時名爲橇。這樣東西。約略像似車子。用牛馬鹿等物。拖著。在寒帶之國。甚多。專用他。乘載客人在冰雪上行走。忒雷架上。有兩箇駕駛的人夫。坐等客人。蜷著身子。在那裏發抖。只聽得一箇道。哎喲。好冷哪。他們還不去麼。一箇應道。可是哩。這樣冷天夜裏。他們却去飲酒作樂。叫咱們受苦。一箇道。哼。只怨我們命不好。一箇道。不錯啊。兩箇人正在怨聲怨氣。幾乎凍僵。忽然聽見有相叫的聲音。一箇連忙應道。哦。哦。貴客麼。話猶卡了。只見勇氣勃勃。出來三箇。好像紳士的人。身穿皮外套。頭戴皮帽子。撲撲的跳上忒雷架之上。加上幾鞭。像射箭

般朝那邊駛去。沒了影蹤。惟見寂寂寥寥。玉砌銀裝的沙漠。天地空闊……看官。你道所說的這街頭。是什麼所在。原來乃是俄羅斯國。京都聖彼得堡城內附郭地方。這個去處。一面一帶都是古色斑斕的小戶人家。對面是平野廣闊。一片乾田。圍著六尺多高的牆垣。那些人家的小窗戶。處處臨著街道。爲因防禦寒氣。都造起二層樓。窗外簷下。排列許多盆栽花草。裏面是懸著白色窗帷。這一帶房屋住著的什麼樣人呢。大都是小康之家。寡婦之家。年老食國家恩俸之家等類。多是勤儉質樸爲生。所以這條街上走著很爲冷僻清靜。有些陰氣蕭森似的。但則道路甚寬。空氣流通甚好。太陽光也映得多。前面一片曠田。田外接著漫天樹林。濃鬱無際。游目騁懷。也是很好。那些清閒沒事的人。茶餘飯罷。揭起窗帷。向外邊憑欄眺賞。好不快心爽目。其樂無涯。却說這一天爲時已是黃昏。家家喫罷晚餐。又到了登樓眺望的時候。颯颯夜風。直向窗櫺上吹拂。街上忒雷架的馬鈴。聽著總是悲涼哀切的聲音。一種感傷慷慨。直逼心胸。衝動腦筋。那鈴聲漸漸近了。更聽見轆輪軋在雪中。颯颯的

響。只見二三輛忒雷架。跟隨著駛到窗下。約莫共有六七人坐在其中。夾雜男女的嬉笑聲。歌唱聲。擾攘聲。一片闐亂。飛奔而去。哦。原來是陸軍士官。喚幾箇娼妓。同去飲酒的。待他過去之後。那憑欄眺望的人。還倚在窗檻上。自言自語道。啊。又是紅茶館嗎。一面說著。一面閉了窗戶。回身入去。這且按下。你道紅茶館是什麼。乃是這條街道盡頭。一家酒館。子本來是箇小酒家。那些到京城之內的小車擔夫等。路過這裏。口渴累了。必停止下來。入去喝那麼兩三盃。不料他遇著好造化。漸漸繁盛興旺起來。如今已變成很有模樣的酒飯館子。有的說從前這近傍之處。有人前來大大的鬪一回劍。爲因有這箇古跡。這地方就出了名聲。連那紅茶館也人人知道。成了老店。烹調食味。是不必說。就是座位以及小二伺候的人。樣樣美觀。巴結週到。竟轟動了聖彼得堡一班貴人紳士。常常來到。作爲獨一無二的會場。因此上來的客人。也都是上流之人。那些中等以上的。幾乎不容他駐足。這是男子的話。若說女子呢。却只有歌唱舞妓。來到這箇地方。且說這一晚的寒氣。格外來得兇。凡遇冷天。那些

乘坐忒雷架前來飲酒的紳士。越見得比常加多。座滿盃空。擁擠得沒有插足之地。只覺燈紅酒綠。衣香鬢影之間。笑語喧譁聲音。和雷霆波濤般洶湧。真是人間天上。長樂未央。直過了十點鐘。纔大家一齊撤宴。到得十二點將近。纔漸漸一起一起走了出去。那時忽見酒館門外行人絕跡。風雪漫天的沙漠之中。有非常迅速飛也似駛過來一輛忒雷架。上面一列坐著三箇年少陸軍士官。箇箇都是爛醉如泥的模樣。忽聽一箇喊道。這這車夫馬跑乏了。俺們須歇息則箇。耽會兒趕快駛到紅茶館去。好麼說罷。那忒雷架已暫時停了。那人又道。啊。快活。快活。大大的快活。又一箇接著道。沒甚快活。那廝們爲什麼不和俺們一同前來。不是太藐視人麼。他說生平不知道酬人好意。那實是詫異的話。實是可惡的奴才。原來這第二箇開口的。乃是一員參將。名叫柯列基。當時第三箇聽了柯列基的話。也接口道。往常總來的。獨有今晚不來。這是什麼道理。第一個道。馬麗愛他說。爲因我和柯列基都喝得大醉。實在可厭。因此不願意來。柯列基道。怎麼說。咱們喝得大醉。小喝是小醉。大喝就該大

醉。這是自然之理。難道因爲怕要醉。就不喝酒麼。任是大醉。却便怎樣。任是大醉。那厮們卻便怎樣。那些膽大妄爲的奴才。竟敢糟蹋爺爺麼。俺柯列基參將。爲因愛醉。這纔醉的。他是匹婦分兒。能說那糊塗話嗎。俺！第一箇又道。著啊。好好待俺前去。將這話對他們說知。你二位不知。這紅茶館的酒。好得很哩。柯列基道。何消你說。第一個道。你們可是想見見女子麼。柯列基又道。何消你說。第一個道。咳。方纔說的。竟成了讖語。這會兒俺們來的路上。忽地遇見個十分嬌美的婦女。柯列基道。哼。那個很好。爲何不就叫扯了。婦女同行。第三個插嘴道。這會兒。不已是十二下鐘嗎。這樣冷僻的所在。還有女人過去嗎。快些走罷。第一個道。不過啊。過啊。在我前面的美人。確是向這裏而來。只稍微等待。必然立刻就到。柯列基道。有趣。有趣。橫豎俺們等待。他便罷。且往紅茶館去。說話之中。那酒醉模樣。最清醒的。乃是第三個。他也是參將。姓名叫做李召夫。他那時回過頭去。向原來道路上遠遠探望。果然不錯。那大地。一白之中。隱隱有一點黑朦朦的人影。李召夫大喊道。噢。噢。那個麼。果然不是女子麼。

第一箇道來了。麼。噢。噢。那箇正是。正是。柯列基道來了！老天之賜。老天之賜。過了一會。那邊人影子漸漸近了。確像是婦女姿態。一步一步指著這邊而來。等待不及的柯列基早已不耐煩。撲的打忒雷架裏飛跳出來。趕幾步走上嫵娜而行的婦女身旁。只因街上路燈的光已是低黯。又因他身上披著斗篷雪衣。急切中看不出那人容貌。但誰也見得是箇年輕的婦人。柯列基道。半路上實在失禮得很。恁地寒冷。這夜裏卻要走往何方。時候又不早了。小生意欲將些取煖的東西奉敬奉敬。現成的忒雷架早已預備伺候前來。快請坐上去。一同前往那裏去。那女子驚懼萬分。看來人形容大爲不妙。必定鬧出什麼事情。再望四邊見沒一箇人影。人家窗戶處處閉了。連一點燈光也沒有。這便如何是好。心裏想著身子早已索落。落抖起來。格格楞道。你堂堂男子。無端說那樣無禮的話。大大不該。正在難解難分。那邊看見這情形跑過來一箇人。乃是第一箇喝酒大醉的薩開那參將。一面氣喘呼呼。一面喊道。嚙。莫放走了。怎麼那箇著啊。著啊。那箇說著。意欲用手去拉那女子。那邊隨後又

來了李召夫。你想三個醉醺醺的大漢。做出這等行爲。那女子怎不要比遇了虎狼。還害怕。又扭扭捏捏道。各位男子。快些讓我過去。要不然我就要高聲喊叫。可丟了你們的臉。薩開那道。任你喊叫。沒有人家知道。却便怎樣。諸君。咱們趁早罷。柯列基道。那也好。話猶未了。三個人一閃而上。早已將女子連頭帶脚。扛擡起來。好似蒼鷹搏雞。裝入忒雷架之內。又拿過一張熊皮坐褥。夾頭夾腦。將他渾身裹住。女子那裏掙扎得動。那裏抵抗得住。手脚也軟了。嗓子也塞了。就是能發叫嚷。奈何這萬籟寂。聞鬼神出現的冰雪深夜之中。忽聽得一聲高喊。車夫與我走。緊接著三頭快馬。迅雷疾風般奔馳騰躍而去。約莫有二分鐘前後。已到紅茶館門前。頓卽停住。三人依舊連熊皮包著女子。捧擡出來。只見身體不動。聲息俱無。被他們送到館裏貼底。一間屋子裏。真是天昏地闇。日月無光。但則說書人有件不懂的事。他三個人。恁地作爲。難道紅茶館竟沒有一個人麼。既是有人。難道不能打個抱不平。說句公話麼。咳。看官不知這紅茶館裏。本來可以選舞徵歌。飛觴侑酒。那些娼妓們。來到這裏。被

客人們胡行亂鬧不成體統。以致弄得哭哭啼啼起來。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何止百十次。伺候的小二們。眼睛裏看慣了。不算什麼希罕。因此一些沒有詫異之心。至於那來的婦女。究竟是娼妓。或是良家。那有那閒工夫去照管。總道是客人帶來。俯酒與他們什麼相干。這一天柯李薩三個人。又做弄這個女子。店小二不但不去阻攔。反倒傻笑著。呆立在房門口。張着取樂。薩開那望着他道。哈待過一點鐘。俺囑咐你取酒菜來。店小二一聲答應。回頭便去。這裏只聽見砰的一聲。已打裏面下了鎖。薩開那隨將鑰匙藏入衣袋之中。再看那女子。披著皮套。躺在一張長靠椅之上。身體還自抖擻著。臉色是貼青。毫無人氣。他三個人。卻我看你。你看我。面面相覷。也不言語。

第二回 喪母

這一夜之間。起先是彤雲密布。天地茫然。到得九點多鐘。忽然一輪明月。打雲朵裏走了出來。照得人間。猶如白晝。那煙霧也散了。瀾漫著清空之氣。既如夢覺。又如酒

醒。那月光更映著地上的雪。真是水晶宮裏。剔透玲瓏。耀耀幌幌。正合著銀世界玉裝成兩句話。這樣美。景良宵。只可惜天寒更靜。道斷人行。那時這條街路盡頭。有一家。人家門戶。還開著不閉。一個老人。披著一件。不知經過幾世的狐皮外套。帽子帶得幾乎。蓋住眼睛。獨自一個。走出門口。呆呆伫立。只顧向街中兩頭迴頭眺望。或又側著耳朵。細聽。不知爲了什麼事情。一望而知。是心裏有萬分焦急的模樣。眺望一回。嘴裏歎兩口氣。咕嚕道。這是怎麼說。目今總該回來了。時候這樣遲。嚟。真是叫人擔念。說罷。又入門內。只見屋中火爐傍邊椅子上。躺著一位老而又病可憐的婦人。這婦人。乃是老者的妻子。原來患了十數年的風病。麻木不仁。全身不遂。身上只賸下些皮和骨頭。衰瘦得不成模樣。躺著不一會。見垂老的丈夫打門外走了入來。懶洋洋問道。不曾看見麼。那孩子這麼些時。從不曾有到這麼晚還不回來的。事莫不是路上出了什麼亂子麼。老人聽了。也不回答。緩緩步入室內。只顧自己靜心揣想。婦人又道。據我看來。不如差一箇人到葛拉夫家裏去看望一遭兒。你道怎樣。老人

道。唔。也。說。得。是。一。面。說。一。面。就。望。裏。邊。廚。房。裏。走。到。得。那。裏。見。厨。子。和。一。箇。僕。人。正。在。預。備。晚。餐。等。待。姑。娘。回。來。當。即。喚。過。僕。人。立。即。往。葛。拉。夫。夫。人。那。裏。去。探。問。姑。娘。在。也。不。在。自。己。重。復。回。了。住。房。益。發。繃。眉。搓。手。又。疑。又。嚇。現。出。不。能。安。心。的。模。樣。婦。人。只。得。勸。慰。道。你。也。毋。須。那。樣。耽。憂。難。不。成。他。能。夠。丟。掉。了。麼。快。些。喫。飯。罷。無。奈。老。人。那。裏。喫。得。下。只。一。心。等。待。女。兒。來。到。答。道。唉。我。什。麼。也。不。想。喫。你。却。怎。樣。婦。人。不。答。原。來。做。母。親。的。更。比。父。親。加。上。幾。倍。耽。憂。益。發。喫。咽。不。下。他。兩。人。都。是。不。言。不。語。暗。地。傷。心。過。了。好。一。會。聽。見。廚。房。裏。有。說。話。聲。音。老。人。想。莫。是。僕。人。回。來。麼。刷。的。立。起。身。來。慌。慌。張。張。走。了。入。去。不。意。那。僕。人。正。要。入。來。回。稟。剛。剛。頭。碰。頭。打。了。一。箇。照。面。連。忙。問。道。怎。麼。樣。怎。麼。樣。姑。娘。在。那。裏。麼。僕。人。答。道。哎。喲。葛。夫。人。說。今。天。不。曾。見。姑。娘。的。面。老。人。著。急。道。怎。麼。姑。娘。不。曾。到。葛。府。上。去。麼。！。恁。地。時。却。往。那。裏。去。說。著。臉。上。早。已。大。變。了。顏。色。回。身。到。病。妻。旁。邊。意。欲。開。言。却。一。句。話。也。說。不。出。惟。有。握。住。妻。子。的。手。魂。靈。兒。好。似。出。了。軀。殼。飛。上。半。天。不。知。怎。樣。纔。好。那。婦。人。却。故。意。裝。作。笑。

臉安心適意的道你老人家又何必那樣著急我想他定然到披亞那西洋琴師家裏去了若是果然料想不久就要歸來你樂得先喝一盃酒解解寒氣慢慢等他婦人這說話之間壁上掛著的自鳴鐘已鏗鏗打了十下老人道你瞧十下鐘了斷不該這遲時候還在琴師那裏料必定然出了什麼事說著直看著妻子的面顏見他老病顛連更加上些傷心酸鼻叫一聲女兒名字麗查啊！哭泣得擡頭不起婦人也禁不住流淚道你老可怎樣呢麗查任是如何可也不致喪身送死啊若果真有那意外的事俺們便怎樣好可憐費去多少苦心纔得將他養大一家子單留這箇獨種愛我想起來胸口也漲得裂哩那……說到這裏停住了接著悲歎幾聲老人又道唉那樣意外的事雖則不該有但直到這時候還不回來任是誰人也不能放心啊老人話雖恁地說不敢道箇凶字心裏却有千萬無量的苦楚悲酸旁人那能知道婦人又道愛看這樣情形定然他身上出了凶險的事毫無可疑你老快些到聖像之前點箇燈虔心齋供俺們成婚時用的那對蠟燭本待遇有病痛災難時

候向聖神求救的如今也將來燃了好好的祈禱一番著著准照這樣辦理如今除了求聖神保佑再也沒有別法快些那蠟燭……老人還沒聽罷立即走入裏間捧過聖像和蠟燭來安在案桌之上點著了火恭恭敬敬朝著他一面將手在胸前畫一箇十字隨卽虔誠禮拜三回禮畢又到妻子面前兩人握一握手一同志心皈命的暗暗祈禱那時別搭別搭的自鳴鐘已到十下半分外清明的月亮那光華寂然無聲射入窗帷裏來火爐裏的火燒得殘了只聽得煤炭變成沙灰颼颼碎落聲音臘燭的影子陰森淒慘寒照著兩老夫婦憂愁的臉面一會老人突然擡頭低喊道什麼！不是脚步聲麼婦人道怎麼脚步聲連忙伸著脖子側著耳朵可奈什麼也聽不見又道怕不是罷老人道莫囉哩少待會兒瞧他依然靜靜聽著果然有很細的橐橐之聲漸漸走了近來越發响亮到得門前登即憂然而止婦人那裏耐得住早已出聲高喊可正是我兒老人也道是啊是啊撲的飛也似跑出去開開了門著不是女兒麗查却是何人隨叫啊喲麗查嗎那邊答道父親！老人連忙把頭掉

朝住房那邊喊道。哦。麗查回來了。正說之間。麗查已直望裏走到得母親面前撲通就跪到在地哇的哭了出來。他母親道。啊啊。麗查！你却是何麗查答道。母親！以下就咽住了說不上來。外面的父親也門上門急急趕到。雖則得見平安無事幸得生還的女兒。但却不能無疑道。他拋忘家庭做了什麼不貞不節的事。大聲問道。麗查。你往那裏去。他母親究竟是心慈不知不覺將手搭住女兒肩膀之上。一面看著他嬌啼臉面一面也問你。直到這會兒在那裏閒遊。父親和爲娘不知著急到什麼田地。你在外可弔膽提心麼。他父親又道。著啊。你往那裏去。還不快說麼。麗查見兩老問得兇。端容正色答道。兒往那裏去麼。做什麼事麼。兒也母須說得總是遭見大的不幸。說著旋即立起身來。脫了外套。又拔去手套子。撲的坐到一把椅子上。兩老仔細再爲一看。見他臉色如灰土一般。頭髮蓬蓬散亂。手指上有好幾處血痕。像似被指爪抓傷。內中有箇紅的大痣。也有血跡。停了一會。麗查纔又道。我這會兒來的是什麼所在也。迷惑了不知道。又被誰人帶到那箇所在也是不知我……是

壞了天大的體面聲名也不能再見我父親和母親的面可知軟弱無能的閨女流受了說不出來的強暴無禮麗查一面說早是歷歷落落哭得又發抖起來他母親見這情形怎不要心肝震動叫一聲啊啣登時厥了氣麗查一見連忙取過順氣化痰藥水向他施救停了一會這纔略的吐出一口頑痰睜開眼睛一把又抓住麗查一句話也不說惟有淚珠兒濺滿了臉面那邊一直定心細想的父親忽地開言道快些將真情說來不得道半句假話麗查道兒必須對聖神立箇誓立誓之後定然要去復讐兩老忙道著啊好好這這快些說與爺娘聽者於是麗查在中兩親左右分開凝視細聽麗查又勉強定一定神氣纔道今天乃是披亞那琴會的開會之日我照例前往那裏去爲因先生有事出外等待他回來這纔開會已是下午四下鐘待至會畢天已黃昏先生曾說差人護送孩兒回來但因路途不遠又是孩兒走慣的路當即辭謝不要人護送獨自一箇急急望家門回來約莫離我家一里遠近一箇所在只見有路過的忒雷架停著等待客人有三箇男子遠遠望見孩兒

登卽跳出來堵住去路。有一箇說些什麼半途上一起同來的話起先孩兒隨口漫應。後來見三箇人都是喝得大醉非常可怕不上幾句話隨呼喚一聲一同動手。捧手的捧手。擡脚的擡脚。將兒扛入忒雷架之中。要想叫喊無奈外面被一張熊皮裹住。不但口不能出聲連眼也一些看不見。覺得立刻忒雷架行動不知走往什麼地方。一會到一家很華美的客座之中。鬆了兒的縛。這纔見三箇人都是近衛士官。雖則不知道姓名。但三箇人的面顏兒都能認識。牢記到死也不遺忘。可恨那士官們不憐惜婦女們倒也罷了。反倒看望孩兒驚嚇形狀。做他們有快樂道是孩兒要什麼贈送物件。任憑孩兒之意。若要銀錢就給孩兒銀錢的話。又取出許多銀子和鈔票安置案桌之上有叫我自己取的。有硬塞遞我手中的。那時兒要逃亡怎禁得被他們攔阻。兒要叫喊也是沒一箇人前來。忽地門口有叩門聲。店小二取過酒來。兒正要向門外逃去。不料被店小二趕來扯住。依舊不能逸出。却定要將取來的香養酒硬勸兒喝。三人輪流把盞將酒杯送到兒口邊。被兒奪過將杯子拋擲一邊。又

拾起碎磁片向一人打去。突有一男立起身來說：「囉，什麼不如早了了，好話聲未了。」三人一閃過來，又將兒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入隔壁一間，闇如黑漆的屋房之中。兒那時心情想還是死的乾淨，意欲拚命上前抵抗，擋不住他三箇男子到底被他們擠入屋角一箇所在。一人留著兩人望外走去，一面歌唱，一面跳舞，故意鬧得騷亂非常，叫外人聽不見。裏邊孩兒叫喊，任那一箇欺弄兒，又悲又悔，又氣又恨，幾乎一口氣迴不過來。心境似夢非夢，想今生今世被那一箇兇人損害了聲名，再也不。能洗雪。但兒身體雖被污辱，這精神心臟却對著父親母親一些也不漸愧。依然潔白無瑕。還求兩老暫時忍耐。則箇說到這裏不禁咬牙切齒，更是淚流滿面。他父親聽罷，比殺了自己肉身還要悲苦。握拳透爪，緊咬牙唇。又問道：「那厮的面相可還認識？」麗查道：「黑闇無光時節，不能分明。雖是恁地……他父親道：「怎麼不能分明！不能認識麼？」麗查道：「三人面相卻都記憶著。獨有那欺侮兒的，偏認不明。不知是三箇之中，那一箇橫豎兒定要查出方休。他父親仰天歎息了幾回，隨又和聲。」

怡氣問道。後來你怎樣得能出來呢。麗查道。外面等待的兩人。一會急急開了門。喊那廝出去。他父親接著問道。喊他名字麼。麗查道。但兩聲喊。快來。快來。卻不叫他名字。那廝出去之後。兒也隨後得出去。他三人又立談片時。又聽得外面有直喊。警察官的聲音。十分擾亂。兒要想趁此出去。那三箇人來兒身旁。說快些走。兒就披了外套。又取了手套。一箇人打身上。取出手槍。向兒威嚇道。若敢在這裏高聲喊。叫立地一槍打死。兒不敢言語。向門外走去。又被扯住。說道。俺送你到那裏。那時那三箇人酒都醒了。看他們面色。是很過意不去似的。嘴裏又說一聲。坐上忒雷架。於是扯兒。依舊和三人同坐。依舊將熊皮裹了。如先前來時一般。什麼也看不見。約莫那馬跑了。有五分鐘。頓然停住。就在那裏將兒解了縛。推卸下來……張眼一看。恰好是那濠溝的所在。父親啊。兒因爲自己不好。以致污辱身體。兒實無話可說。但這罪却不是兒自己犯的。還要求兩老宥恕。暫時忍耐。替女兒麗查大大的雪恨報讐。兒若不能報這箇讐。再也不願生存在世。但這讐不曾報復之時。兒却也不甘立時就死。

！他父親道。哦。哦。原來如此。但爲父也是如此。必須將那歹人捉到。纔能出這口恨氣。就是要死也。只索聽天由命。哩。麗查道。兒犯了過。要累父親苦勞。父親啊。兒的罪孽愈重了。說還沒了。又放聲大哭起來。那邊病苦的母親。一直聽他兩人談論。只獨自暗中流淚。到得這時。忽地不知爲何。臉色慘變。異乎尋常。父女兩箇見了。不禁大驚。連忙過去。移到榻上。設法急救。又差人延請醫生。趕緊醫治。這一晚通宵大家看護著。不曾寢睡。一場意外飛災。弄得爲親的爲女兒。受辱傷心。爲夫的爲老妻。患病著急。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臨。那老頭子一時氣憤。兜上心來。幾乎發了瘋狂。害成癩癩。可知他母親害了十幾年的癱瘓病。那身體早已腐敗。得和朽木一般。不過還有一口生氣。不致與草木同朽罷了。如今那一顆掌中珠。傳家寶。無端身遭不測之殃。受了終身大玷。任是將來出嫁過門也。洗不乾淨。這一下子。正如拿起一柄大斧。向那柔脆的朽木上。很命斫了一下。怎不要連根拔去。大變了形容。他丈夫呢。原來做了三十多年的陸軍醫官。克勤厥職。如今因老妻被女兒的事。激成變故。病勢

越發垂危。雖則趕請醫生，他心裏却早已想到妻子的性命了。定在今宵之內，果然不錯。到得村雞啼徹五更，東方微微的白光映上窗櫺之際，那病人猶如朽木成了碎屑，被風落落的吹散。嗚呼！一命投了往生，也不言了，也不動了。女兒鬢查遭此大故，正如夢游天界，早已人事不知，哭也哭不出一頭撞到他母親枕邊也。幾乎和母親結了同伴。那老人昨晚是沈於慨歎，今朝是埋入悲傷。想到不幸家門，只剩下鰥夫孤女。從今以後，也沒有什麼樂趣。這且無暇細表。且說麗查的娘既死之後，父女兩箇哭也無用，悲也無用，只得按照俗例，辦了喪儀，過了幾天，揀箇良辰，備下些酒食肴菜，邀請許多親戚朋友們前來赴宴。原來俄羅斯的風俗，大凡中等士人之家，行那喪禮用的，是一種含帶苦味饗酒。這一天他家喝的，毋消說得也是如此。因此上這回宴會，真可算得是不幸之杯。這是西洋一旬現成俗話及至大家謙遜入座之後，主人家舉起不幸之杯，向著來客高聲演說道：老夫對著今天光降的衆位愛好客人，有幾句話先得奉告。列位是知道的家下，荆妻本是害了十多年老病，但幸而還能得保

殘喘不致早日命返黃泉。及至生下第一箇女孩。自然更加上些桑榆晚景的快樂。不料今番無端受了那樣飛災。老夫不是說句癡癩的話。這箇斷不是爲病而死。也不是他命數當盡之時。列位高明。諒早已盡知。只因女兒麗查受了飛災。做娘親的哀毀之情。不能自己。因此又將老病格外加重。這纔冤枉委曲送了性命。尋常人家失妻喪母一樣。有生有死。也不是稀罕的事。獨有我父女二人身居喪禮悲傷之外。更加上忍無可忍的苦痛羞辱。這是我霍洛華家門大大的不幸。老夫想想麗查母親在天之靈。和那公平正直的上帝。必能判斷伸理這件事。俺這冤讐必有洗雪之日。無疑還求列位親友憐憫。則箇起箇慈悲之念。又推諫俺家不幸又不幸的父女苦心。大家齊心援手。打那苦海地獄之中。救出俺霍洛華家的聲名體面。這就是老夫馨香拜禱。盼望列位的一點心腸。這一篇演說說罷之後。座上衆客一同發出悲聲連唱三回讚美歌。但有一層麗查受辱這件事。本來外間還只是稍有風聞。並不會知道詳細。自從霍洛華老人在不幸之杯席上演說出來。這纔一傳十。十傳百。被世

問人人知道本地警察衙門。又接到受害人的控告稟詞。自必差人查訪辦理。那些霍家親友等人。反倒緊繃雙眉。不知他控告到官是什麼意思。須知這事不告官司。外間人還不能知道。一經張揚出去。反把那羞辱顯露於人。當真叫女兒終身成了殘缺。有的到霍家當面對老人說明這些情形。未免批他疏忽大意。老人却不以為然。答道。我爲父的斷不願張揚女兒敗壞聲名的事。但這件事可終究要被世間知道。任是要想隱瞞。也不容我隱瞞。至於控告官司。這其間也有箇緣故。我父女兩箇無端枉受那羞恥。被世人說短話長。還不如先自正大光明稟明官司。將事情做箇確實透切。使世人知道俺含冤受枉。你道可是麼。這一番話說得來人倒也無言可答。麗查呢。也和他父親意思相同。一些也沒有慚愧的氣色。照常出外應酬行事。無奈世上人的嘴是最可怕的。從此以後。路上走過的人。到得霍家門首。遇見麗查在窗戶裏閒眺。就指手畫腳說道。就是此人。或說是這人。長得好苗條。哩內中更有嫌惡他的道。他是老面皮。真是衆口鑠金。蜂蠆有毒。麗查是生來聰慧的人。豈有不知

之理。反惹得心裏憂苦非常。只索躲避著不敢出去。但只每天總不免出來散散步。只得和父親攜手同行。或是到那些貴族來往的街頭。或是入近衛士官聚集的公園別墅游玩之間。却總留意著看來望去原來他父女二人一心一意要想報讐。天天出來尋覓讐人也顧不得被人指摘。笑並且忘了身分。聲名這且暫時按下。如今又要說到一位女豪。乃是身任俄羅斯皇后陛下名譽女官在貴婦人社會之中。享著大大的盛名。素有貞操。有淑德。一位姓柯的伯爵夫人。夫人年輕時候已喪失了丈夫。多年抱節守寡。真是品行端方。志操高潔。也不矜貴。也不傲富。而且行慈好善。矜孤恤老。助弱憐貧。因此上不論高低上下之人。沒一箇不愛慕敬重於他。道他是當世閨閣中數一數二的人才。幾乎連頑石也要點頭。草木也要感化。這倒罷了。還有些地方。若非柯夫人。萬萬做不到的事情。譬如人民受了冤屈。向政府官員控告。不得伸理。沒了走路。往往到柯夫人家門叩頭乞哀。求他救援。若得柯夫人允許。立刻就能直奏聽憑皇上聖斷。若遇著不必煩聖慮的事。他就不惜錢財替他們。

招呼辦理。總要做到方止。因有這些情節。所以夫人家。前天天擁擠滿了。水洩不通。真有臣門如市之概。你看也有貧的。也有病的。也有老的。也有少的。也有憂的。也有悲的。四面八方。鬨動聚集。攏來比那俗語說的。觀音大士用楊枝水灑遍大千時。還要加幾倍熱鬧。這倒罷了。更有那上流高貴中人和夫人來往的。也天天進出不知有多少。後來因為實在應接不暇。定下一箇禮拜四日期。專門會晤來客。不見別人的面。因此只有遇著禮拜四那天。夫人邸裏是幽閒寂靜的。

第三回 悔罪

有一天剛剛遇著禮拜四。這天晚間。離柯夫人邸居不遠法蘭西公使館裏。開了箇跳舞大會。凡是應酬場中的有名女眷。沒一箇不到場。大家順便先到柯家照例見面一回。隨即備下馬車。一箇一箇趕趁前去。那門外的喧譁。客廳上的熱鬧。說也說不出。畫也畫不像。柯家伯爵夫人。靠在正面一張長椅。一一接引來客。應答如流。八面玲瓏。毫無怠慢。待到客人漸漸散去。座中只賸下十幾箇人。那時忽然走過來一

箇人叫聲伯母。原來是柯夫人的姪子柯列基參。將那一晚在紅茶館乘醉行兇。污辱霍家麗查闖女。這件事一箇人也不會知道。他叫一聲伯母。隨即開言道。今晚伯母不往跳舞會去麼。夫人答道。禮拜四我是只能見客。不能出門。今兒因爲過於疲勞。什麼地方也不去。旁邊有箇外交官。聽了接口道。嚶。何消說得。天天恁地辛苦。怎不要疲勞。但做了善事。疲勞。疲勞。乃是爲的善事。這須不是他人羨慕得到的。柯夫人微笑答道。嚶。你不知道。我任是怎樣想來想去。凡事要他實行。實在不是容易。我自己雖盡了十二分力量。其實還不得十分裏一分成功。我做這事。你道是什麼緣故呢。爲因看看世上。總是煩躁的地方多。要想找箇寂靜所在。過此一生。却萬萬不能得。這纔想到。還不如借這繁華場中。做箇退隱的境界。柯列基道。伯母。若是恁地說來。世間那些可哀可憐的人。怎麼樣呢。除非這世上沒了待人拯救的人。那也罷了。若是不能。伯母。可就不能拋捨世間。獨自去悠游快樂咧。原來柯夫人起先說那話時。心裏原是一片自誇自負的意見。如今聽姪兒說出這兩句話。他正中下懷。越

發興高采烈。臉色現出十分滿足的形容。就也停住。不再往下說。接著一位年紀五十多歲的陸軍總參謀官說道。大凡看著世間。可以拋捨的。就能拋捨。若是想著不能拋捨。須到底拋捨不下來。你我等人若不盡心戮力救濟他們。這天下滔滔。只有天天退步。再也不能進步了……今兒早晨。我在警察總監那裏聽一件奇怪犯罪的事。說著像是很有些感慨似的。當時座中的人聽見有什麼奇事新聞。大家都咽一口唾沫。等他講說。不料那參謀官以後竟不言語。倒惹得旁觀一位貴夫人忍不住問道。那是什麼犯罪的啊。參謀官道。喚若要說那件事。却有些爲難。到得今日這樣文明。不料還有從不曾遇見的野蠻。做那些殘忍刻薄卑鄙……罪上加罪的兇行。惡上加惡的歹事。柯列基故意問道。怎麼難不成什麼盜賊麼。參謀官道。你這話可不詫異。盜賊算得什麼。若像盜賊那樣細微事情。我說他做甚。那貴夫人更忍耐不住。又道。到底如何。快請說與俺們聽。這裏的人大家都等著咧。話猶未了。又有一箇道。當真等候著咧。又有一箇道。定然要聽聽那有趣的新聞。你一句。我一句。催逼

著他說。參謀官倒弄得沒主意起來。答道。唉。實因那件事。還不曾張揚傳說出來。警察總監也是今天早上我在那裏時候。纔接到這件事報告。我若在這裏說了。須犯了警察規例。上洩漏機密的嫌疑。只可惜不能詳細奉告。那貴婦人定要聽聽。又逼著道。恁地時。但說些大概也好。怎麼樣。參謀官益發受窘。答道。無奈大概也忘了。我只看見那報告文書……貴婦人道。那報告文書。你老曾看見麼。參謀官答不出來。那時一班座客。齊聲又催說。只將那於警察規例無礙的話。說來也罷。參謀官如今已沒了掩飾之法。一想人的嘴上。真是召禍之門。將手搔著頭皮。懊悔也來不及。只得道。既如此。我姑且說出來。與列位聽好。在這裏並沒有閨女們在這兒說著。對大眾看一遍。柯夫人接著先為聲明道。若是有什麼不忍聽聞的事。我願退出去。參謀官並不回言。行了一箇默禮。一霎時滿座肅然。比水還要靜。參謀官纔道。貴夫人一邊聽了。或是有些害怕。但我却不是愛說那沒有趣味的話。這乃是關係我俄羅斯帝國一件極大之事。又是社會風俗綱紀上。一件不可疏忽事情。只因我十二分傷

心痛恨。這纔說與列位聽。列位須得用心聽我。參謀官開口先說這一番沉痛的話。大衆不覺正襟危坐。益發鎮靜得連呼吸之聲也沒有了。參謀官又往下道。三四天之前。在那城邊附郭的地方。就是這聖彼得堡都城之內。我皇帝陛下。輦轂之區。夜間七下多鐘。有箇年輕女子。正走過那箇所在。無端被三箇乘坐忒雷架的陸軍士官。強擄將去。參謀官剛說到這裏。忽聽得鏗榔一聲。不知什麼東西。立刻將參謀官話聲打斷。停止。大衆跟著聲音。連忙回頭尋看。只見那古董架上。擺著一箇小小中國製造的精細花瓶。墮落在地。跌得粉碎。你道誰人墮的。原來是柯列基參將。碰墮的你。道。又爲什麼碰墮的。原來柯參將聽了總參謀說話。驚愕萬分。忘其所以。那臂腕剛剛伸過去。碰箇正著。突然跌墮。柯列基知道不妙。連忙含羞告罪。道。伯母。姪兒。真是糟。壞了。你老人家貴重品物。實在過意不去。柯夫人聽了。眼也不去看他。却隨那地。物件。什麼稀罕。但是那女子以後怎樣呢。參謀官更咳嗽一聲道。那女子。被那地。橫扯入紅茶館裏。到底受了洗雪不清的污辱。那些士官們原是喝得大。

醉都是爲酒所誤。柯列基參將！看你非常感動模樣。可知這些事須不能等閑輕視。敗壞俺們有名譽的軍人面目。況且那人自己也是三軍模範的士官。做出那樣禽獸行爲。野蠻舉動。怎不叫人驚駭。那樣不守人格的人。你能想到是在俺們軍隊之內麼。我是萬萬想不到。但那行兇的委實是堂堂的陸軍士官。千真萬真。再也不能掩飾。啊。那貴婦人又憤氣勃勃。攔阻參謀官道。以後那女子怎樣呢。參謀官道。那女子被那三箇士官。重復捆送到他家近傍。家裏的兩親。早則非常憂急。及至女子回到家中。一面哭泣。一面告訴。他母親本是害了久病。這一下子。激動氣憤。又增劇起來。立刻身體大變。不到第二天早上。就可憐死了。參謀官說到這裏。滿座的人。大發驚歎。早已把法國公使館的跳舞會。全然遺忘。拋入九霄雲外。參謀官一面自言自語。一面更現了不快之色。拱著手不發一言。旁邊那箇外交官。忽然插嘴道。貴官的話。未免過於裝點。和演說說部一般。在下有些不能全信。參謀官更加氣憤道。嘻。啊。任是演說說部。可也是的。確實情。現在女子的父親。已控告到官。不但這般。更又

指出見證候。審柯列基也故意問道。已指出見證嗎。參謀官道。紅茶館的主人已被拘拿到官了。另又有一箇人問道。這是當然的事。但他一概招認麼。參謀官道。他說不知那三箇士官的姓名。那也是實在情形。但三箇士官捆載一箇女子前來。橫行無理。確是招認著。又說那些事是常常有的。因此也不留意的話。柯夫人慢慢開口。又訊問被害女子的身家姓名。參謀官道。他乃是休職軍醫之女。姓霍。名叫麗查。現年十八歲。柯列基聽了。這話暗地將霍麗查霍麗查反覆想念了幾回。那時又有一箇貴婦人問道。從此以後。該怎樣辦理呢。參謀官愀然改容。答道。著啊。最要緊是先查出那犯罪人一件。可知這是第一件大事。柯夫人眼看著參謀官的臉面。略略高聲道。這箇不是很可怪的話麼。若不趕快捕拿那大罪人。先失了國家的威信。第一層那犯罪人穿的是那裏聯隊的制服呢。參謀官道。這却很難說咧。據外邊傳說。那犯罪人穿的服飾。簡直和這位柯列基伯爵服飾相同。大衆聽了。這話那眼光和射箭的一般。都攢注在柯列基參將身上。你道柯列基心裏賊膽心虛。想著不但衣服。

相。同。連。身。體。面。貌。也。是。相。同。怎。不。要。驚。嚇。恐。怖。一。陣。目。炫。眼。黑。幾。乎。仆。倒。在。地。冷。汗。浹。背。而。流。胸。裏。如。火。般。焚。燒。正。在。沒。地。縫。可。鑽。之。時。忽。聽。又。有。人。叫。喊。道。咦。這。又。不。是。你。柯。伯。爵。啊。柯。列。基。聽。了。更。是。戰。戰。兢兢。站。立。不。穩。在。座。的。衆。人。看。了。這。箇。模。樣。一。同。鬨。然。大。笑。柯。列。基。無。奈。只。得。也。跟。著。笑。道。這。是。爲。何。實。在。不。明。白。柯。夫。人。現。了。大。爲。感。動。之。色。說。道。那。箇。斷。不。是。等。閒。輕。視。的。事。那。霍。麗。查。女。子。若。果。然。不。是。娼。妓。可。真。是。千。萬。大。大。的。不。幸。那。心。胸。之。間。不。知。苦。到。什。麼。形。容。就。是。俺。們。旁。觀。的。婦。女。們。想。來。也。是。不。平。啊。那。箇。外。交。官。應。聲。道。是。啊。或。者。那。女。子。莫。是。娼。妓。麼。夫。人。道。總。之。是。件。極。大。的。事。件。犯。人。捕。到。之。後。雖。不。知。官。司。怎。樣。處。置。但。因。行。兇。的。是。貴。族。是。近。衛。士。官。必。須。細。細。的。斟。酌。況。且。於。國。家。大。有。關。係。那。官。司。既。主。持。這。件。事。俺。們。不。能。不。望。他。正。大。公。明。的。處。辦。柯。夫。人。的。意。思。極。口。主。張。秉。公。辦。理。不。可。枉。法。使。平。民。含。冤。座。客。都。側。著。耳。朵。箇。箇。憐。憫。那。女。子。的。際。遇。任。是。將。來。那。士。官。怎。樣。處。置。嚴。刑。他。身。體。已。經。遭。了。不。白。的。污。辱。猶。如。蓮。花。入。泥。一。樣。大。家。談。到。這。時。知。道。離。跳。舞。會。

開會時刻已是將近。那客人也漸漸散了。柯參將早已恨不得一溜而逃。他趁此離去。一出門外。如寒風捲葉一般。朝自家裏走。也不坐。忒雷架半路上。還獨自揣想道。既已控告到官。警察總監接到報告。想必面貌身材等也書寫明白。早知逃不掉。是箇近衛士官。但或者指著一箇服飾和我相似的別人。也未可知。今晚回家。必須準備著。莫已經有官司。前來拘捕過麼。又想我身爲伯爵。現任近衛參將。只因乘了酒興。犯了那樣大太的罪惡。如今被處刑罰。也無可辭。就是社會上也萬不能容我。這時想來。覺得死也洗不清這番羞愧。那一晚的事情。真是著了鬼魔。噫。可恨。可恨。我也不是要免了這罪。也不是怕處重刑。但因身爲伯爵。爲近衛參將。只求我這身體。不經過法律處置。此願已足。噯。事到如今。再也沒有逃遁的路……沒有逃遁的路……恐怕不能咧！若那女子。果然是娼妓出身。那是最大的幸事。我情願出半萬兩銀子。將這件控案。賄和買銷了。便罷。那須是容易的。但聽說是休職軍醫的女兒。衣飾果然很好。容貌也非常清雅。不是下等小家之人。李召夫離開那雖則當他。

娼妓我自己却確信他是良家閨媛聽他大聲叫喚看他嬌啼宛轉求情乞哀就一望而知只因醉得和泥人一般那裏還有細心去想前想後就此乘興胡行我雖則胡行但心却是清的那女子怒我無禮拚著性命抵抗真是羞憤交并當時若手裏有刀劍凶器他定然當場刺死了我若或刺我不死也必自刎身亡與其醜生不如乾淨死……是啊這是我確然看得出來的因此上那女子爲了橫暴爲了羞辱爲了無禮事後要報讐雪恨也是勢所當然如此看來任是我懷著大金向他通關納賄照那女子性情身分也斷不能買伏他復讐之心噯到底不能免咧！我儘今兒晚上死了罷如今我伯爵也變成雲煙近衛參將也化爲烏有做了一個可羞可恥的罪人但則那女子可究竟認識我麼他知道污辱他的確是我柯列基麼他知道我正犯是我指定了控告我一箇麼還是三人之中分辨不清是那一箇一概控告在內呢又還是明知是我將三人一箇也不肯放鬆一併要報讐雪恨呢原來柯列基從伯母家出來一直胡思亂想萬分不安只顧順腳走著把那忒雷架也忘記

乘坐車夫挽著忒雷架。儘著跟隨在後。咳嗽連聲。柯列基也不聽見。那時夜景已深。寒風刺骨。車夫倒有些不忍。又苦於不能上前驚動。只得發起大聲。鞭叱那馬。柯列基喫了一驚。這纔猛然回悟。撲的回身跳上忒雷架。意欲先找訪那同謀共犯的友朋。及至拿出時表一看。見時刻過遲。不能前去。只得搭越著回了自己家門。進入書房。只見案桌上放著一封不知誰人的來信。連忙打開一看。內中只有一句話。寫的是。

請卽列出門

李召夫頓首

柯列基拿著那信。思想一回。隨即又飛跑下了二層樓。望大門外走。僕人們看見。不由得不驚。緊緊跟隨在後。問道。老爺往那裏去。柯列基指道。我往那邊。僕人道。現成的忒雷架。怎麼不坐……柯列基道。哦。我倒忘了。僕人喊一聲。伺候著。飛跑出門。配好了馬。柯列基跳上忒雷架。急急向著李召夫家裏。如飛而去。到得門口。也毋須通報。一直走入書房。只見書房裏不止李召夫一人。還有那薩開那也在那兒。兩箇都

是很爲慌忙著急。李召夫兩手又入衣袋之內。噤噤軋軋。這邊那邊。直望屋裏四面。踱走。薩開那坐在火鑪前面。一張安樂椅子上。將手託著腮。身體一動也不動。在那裏。獨自沈思。及至見柯列基走了入來。兩人都默默無言。一句話也不發。柯列基先開口道。有什麼事。這時候還要喚我前來。李召夫道。出了大亂子了。薩開那正色道。你還不會知道麼。柯列基道。爲何不知。李召夫道。你知道的。可是那女子的父親。控告到官的話麼……柯列基道。何曾是假。確是已經控告了。薩開那道。既已知道控告。怎的你還是那樣若無其事的。柯列基道。絲毫也沒有若無其事實是在家伯母那邊。纔聽見人說的啊。李召夫道。恁地。却打算怎樣呢。柯列基道。想箇什麼法子。能免掉法律的處分。你們想想看。沒有妙策麼。李召夫道。可是咧。說著。又低了頭。來往踱走。那薩開那更是斷了念頭。毫無生路。一會柯列基又道。他那控告。還是三人一齊在內啊。還是指明一箇人呢。薩開那道。不是一箇人的事。定然是三人一齊在內。就是論到實事。也是三人通同下手的。你想他三人同告。不是該當麼。柯列基道。那

却不是該當若說真正犯罪的乃是實在我下的手我該當一概承招你們毋須得過於著急李召夫道這話怎說把這罪推在你一人身上俺兩人逍遙自在你道俺們能殺做到麼說著呵呵笑了幾聲薩開那也道俺們在這裏著急耽憂須不是要免自己的罪爲的是貴族體面和近衛士官的聲名三人之中必須一箇也不致受傷這纔是俺們的心願柯列基兄你須莫錯會了俺們的意李召夫道果然要死也須大家同死！外間沒一箇不知俺們三人乃是近衛士官的異姓兄弟任是俺一箇人出了犯罪的名俺兩人逃過法律謹身事外但社會之間却不能寬赦俺們社會是……薩開那道著啊社會果然不赦俺朋友們友道上也先不能容哪譚薩兩人拍手大笑柯列基又道唉不然不然你們兩人若不受傷被累那麼我也或者可以有箇超脫的法子薩開那道那樣事未必有羅柯列基嘆息幾聲道如今這件事發覺就在目前若是束手等待他們來捕擊還不如趕快自己前去出首原諒息好些自首好麼李召夫道你說自首麼柯列基正要回答李召夫又接著道怎疑

樣啊。薩開那。薩開那。道。若要自首快些。出去啊。李召夫道。何消說得自然。這般說到這裏。三人停止半晌無言。柯列基一條臂膊擱在桌子上。支撐著額角眉梢。漸漸的擡起頭來。說道。恁地究竟怎樣呢。聽說那女子家境也不是怎樣豐裕人家。我想俺們送他。一宗大款。作爲他將來遣嫁之資。但怎樣能得他收受纔好。論這罪犯。實是我犯的最重。從頭至尾。該當我一人擔承。如今我出一注贖罪銀錢。或不致受那重刑。也是難說。著啊。著啊。你們只裝作不知便好。李召夫道。唉。隊長曾經說過。不處嚴刑。萬萬不行。柯列基道。隊長！！哼。哼。這話怕有些難說罷。須知這回是乘著酒興。戲弄出來的。戲傷人家婦女。果然是罪惡。爲因罪惡。這纔出那銀錢。向他謝罪。使他能醫治傷痕。復了原。這事情就此了結。若如隊長所說。要用嚴刑。可有那樣理麼。薩開那道。說那樣話。總是無益。橫豎要受罪。三人同受。咱們儘可立箇誓言。李召夫道。那也好。說著。薩李兩人一同立起身來。起先柯列基不允。無奈被他們逼迫。不過只得互相握一握手。行箇誓禮。禮畢。重復歸座。又半晌無言。好一會。忽地柯列基雙手拍

著膝蓋。喊道。有了有箇極好的方法！李召夫。你須有一位令姊。李召夫應道。原是有。的。柯列基道。須得借用令姊的大力。前去說警察總監。這件事。若控告到政府裏。可就爲難了。如今趁事情不曾發露起先防患未然。却還能辦得到。惟有將警察總監按捺住了。立刻就能了結。但要按捺他。除了令姊之外。再沒人能辦。若是令姊纔能操縱自由。李召夫道。或能辦到。却也難說。薩開那道。唔。那是的確之至。柯列基道。恁地。不論如何。除了預先下手。再沒別法。若是事情控到政府。將來那些女流們。大的得了志。以後俺男子們。益發難以爲人。我輩軍人聲名。一齊掃了地。李召夫道。眞眞不錯。柯列基又道。你且往令姊那裏。將這件事託付於他。這裏薩開那兒。你伯父。老大人。不是堂堂大臣麼。快一面回去請他老人家保護。這件事關係你一生命運。更礙著大臣的聲名。若是敗露出來。怕連大臣也要受礙。如今一面求大臣設法保護。一面攔住警察總監。這件事自然就暗地消滅無跡。毫不費事的銷了案。柯列基既絕處逢生。得了這一條活路。不覺滿面堆下喜色。薩開那道。但是你也須求你

伯母伯爵夫人拯救則箇。柯列基道。嚶。那却不好。我伯母於這些事。最爲痛恨。定然是反對的。先前在伯母那裏談論這事之時。他是非常憤激。要著實辦俺們的罪。看來到底不能商量。我只去籌辦贖罪銀子便了。李召夫道。恁地麼。如此俺們各各分手前去運動。明天早晨。我先往家姊那裏去了。薩開那道。我也照此去辦。柯列基道。我去打聽女子那邊的動靜。於是三箇人又握一握手。約定第二天在聯隊裏相見。分別而去。

第四回 行私

那一天晚上。李召夫在家。一夜不曾睡。第二天早晨。趕卽先到他姊姊公爵夫人家中。原來這位夫人。乃是聖彼得堡上流社會貴婦人之中。獨一無二的美人。十年前和一位禮部大員夏狄那公爵結婚。公爵家中。又是著名有錢的財主。真是繁華世界。富貴神仙。在交際應酬場中。夫人的勢力。大有可封女王之概。那豪華闊綽。也毋須細表。如今單說這一天。大早。忽地無端見兄弟來訪。夫人意想不到。不知爲了什

麼事。喫一大驚。連忙請到上房。李召夫憂急之餘。一夜不曾合眼。那臉色很爲憔悴。難堪。元氣蕩蕩。無精打采的。夫人一見他模樣。更加上幾倍驚惶。李召夫自己那裏知道。却是遲疑退縮。不好開口。夫人禁不住突然問道。兄弟。你不是爲那件事來麼。這一下子。猶如向李召夫打了一箇霹靂。轟雷。身上已是簌簌地發抖。勉強答道。怎麼那件事……夫人道。怎麼不是那件。我難道和你頑笑嗎。哼。哼。那不是可怪的事嗎。須知這些暴亂行動。實關礙貴族全體的聲名……糊塗啊。你……說著。直釘住眼睛。看著李召夫。李召夫恨不得找箇地洞鑽了下去。還沒回答。夫人又問。還有那兩人是誰。李召夫無奈道。那箇須不能說。實在關礙聯隊的聲名。夫人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了。李召夫道。不論怎樣。總是不。若是俺三箇人的事。倒也不去管他。可奈爲的貴族的體面。聯隊的聲名。因此想。最好是暗中消滅了纔好。若姊姊能答應下來。和警察總監去說……夫人自言自語道。由我對警察總監……怎麼警察總監！又高聲道。怎麼。你道我對他去說。警察總監就能聽從我麼。李召夫看著夫人。

略爲點點頭。夫人道：「若是恁地，倒也罷了。但是，你來託我的，可是想把三箇人都一概赦免麼？」李召夫道：「不是恁地。姊姊想想看，這等事若被世間知道，可不污了貴族的臉面。還求姊姊憐憫，則箇就拿這一層主義設法去說說看。夫人似乎含笑道：「哦，我明白了。原來夫人聽了污貴族臉面一句話，不覺很爲動心。一會又道：「但那女子是何等樣人家。可是城裏人麼？」李召夫答是休職軍醫之女。夫人道：「那樣女子怎麼被你們遇見。可是非常嬌美的佳人麼？」李召夫將手搔著頭皮答道：「姊姊說那樣話，反使兄弟難爲情。」夫人道：「若是怕難爲情起先不做那樣事，更好。」李召夫道：「爲了喝得大醉……如今十二分後悔也來不及。」夫人道：「我知道了。但這件事，隊長若辦理起來，該當受什麼刑罰。可知道麼？」李召夫道：「聽說要褫爵革職。」夫人呵呵冷笑道：「好好爲了一箇城中女子，褫革三箇貴族的爵位，麼有那樣不合情理的事麼？」又道：「我若往警察總監那裏去，倒也不難。但還有那兩箇人，若不告訴於我，可是不行。」李召夫道：「那可難了。兄弟曾和他們立誓約定，無論怎樣，大家不能攀出姓名。」夫人

道。那人姓名。我若不知道。到得那裏。能覓放膽開言麼。好。任你不說。警察總監也必然對我說的。李召夫道。總監原不知我等姓名。夫人道。恁地時。你的姓名。總監也不知道麼。李召夫道。正是斷無知道的理。公爵夫人聽了這話。就打一張長交椅上。笑著立了起來。說道。我從此就前去。說了再看。約莫三下鐘時候。你再前來。這件事或是能行。或是不行。雖難預料。但十分之中。有八九分。……李召夫道。總求姊姊盡力便了。夫人道。且待我回來。三下鐘……夫人說著。一直望梳妝房走了入去。這裏李召夫辭別。出了夏家門。一路上懷著鬼胎。不知今天三下鐘來。是凶是吉。如轆轤般轉搖不定。悶悶回家而去。這裏不一會。夏狄那公爵夫人的馬車。已在警察衙門門前。看見警察總監克利努將軍。聞報夫人來到。當即屏退從人。請入自己公事房坐下。總監先問道。好好。難得光降。一面過去。握著夫人的手。接一箇吻。夫人答道。今兒突然過來。非爲別事。只因要仰仗閣下大力。總監道。是有什麼貴事啊。可是府第裏遺失什麼物件麼。夫人道。嚶。不是這些。必須要煩你自己的大力。請讓一步。俺們暫

且談箇十五分鐘時候。總監道。若是我能做到的。自必盡力帮一箇忙。夫人道。豈有不能之理。你恁地說時。我已感激得很了。總監道。如此。夫人所說是什麼事情。夫人微笑道。什麼事。你且試猜一猜。總監道。那能猜得。夫人道。你當真猜不到麼。總監道。正是。夫人道。實因近來各處傳言的。陸軍士官擄姦婦女一件案子。總監點頭道。哦。果然。夫人道。這件事外間議論紛紛。其實於實情。並不會明白。據我聽得那些話。都是假的一句。也不能取信。因此我特地前來。要向你仔仔細細問一問。情由夫人說著。那朱唇展動。猶如一朶櫻花。被微風吹漾。得宛轉輕搖。那嚶嚶嬌喉。好似黃鳥。逢春啼轉。這一種嫵娜妖豔形容。照入寤寐不忘的克利努將軍之眼。那裏還凝神得住。更加夫人今日前來。格外有意。比往常裝飾得嬌柔美麗。真是人間天上。神女。高唐。克利努早已恍恍惚惚。只知有夫人。不知有自己。把箇丈夫身體。霎時。陷入一場綺羅香夢之內。好一會。纔答應道。我道爲何。原來如此。那是極容易的事情。我先將詳細情形。對夫人細述一遍。夫人道。可。一些不要遺漏呢。克將軍道。照那報告。

文書上一樣說來便了。夫人問報告文書！怎得能看！一看那文書纔好。克將軍道：公文書札那能叫夫人看見。夫人嫣然一笑，將手裏拿著的眼鏡向克將軍手腕拍了兩下，說道：將來讀那報告文書，不是大衆都要聽見麼？如今我豈有不能觀看之理。克將軍道：噯，斷沒那樣事。夫人道：既如此，就請暗地與我觀看。則箇克將軍道：我只將那實情詳細和夫人說知，不是一樣嗎？觀看文書求夫人免了罷。夫人道：既能對我詳細說知，就是觀看報告文書有何兩樣？文書上橫豎就是載的這件事。我着看了文書也，毋須你親勞口舌。再者這其間，你還能照常辦你的公事，不致耽誤。道不是一舉兩得麼？說著一面直是嘻笑，一面斜倚著案桌，那模樣真叫人心醉神飛。克將軍既不是服理，也不是受輸，單只怕違了這位嬌美夫人，心意沒有法子，只得將報告文書取了出來。於是夫人接過，抓住克將軍的手，拉出房門之外。克將軍到得外邊，只得依從。又向夫人手上接一箇吻，這纔回身自去辦公。看官，你道這些行爲，豈不是戲弄男子如同傀儡麼？夏夫人只須嫣然一笑，就把箇要緊文書騙到了。

手。一霎時早已看得徹底分明。想道：我倒也想得有趣。這箇他不肯給我看。難道是禁人觀看的機密文書麼？嚇嚇嚇嚇。隨即起來，掣那電鈴，就聽見遠遠地靴聲。夔夔。克將軍聞喚，走了過來，問道：夫人看過了麼？夫人道：看過了。克將軍問：怎麼樣啊？夫人答道：這不是沒來由的事麼？說著，將文書撲的丟在案桌之上。那時窗戶裏，瑟瑟西風吹了入來，將三十多張文書紙片，吹得如鷺鷥毛片飛舞，散落屋內。克將軍慌忙過去，這邊三張，那邊五張，如做猴子戲，來往拾取。有的更掉在案桌下面，及至拾得齊來，額角上早已冷汗涔涔，氣喘吁吁，坐到椅上。夫人還自不高興，道：有這種話麼！這不一望而知，是虛假麼？克將軍一面理著拾起來的文書，一面瞪著眼睛，問道：何以見得呢？夫人道：今日世界上，可有這種事情麼？這不是一想就能知道的事嗎？克將軍道：但……夫人叫一聲：噫。克將軍又道：但是這箇報告文書……夫人又叫聲：噫。克將軍又道：苦主控告……夫人又叫一聲：噫。克將軍又道：控告……夫人又連叫兩聲：噫。噫。掉過頭去，一言不

發一會又道。你道他指控犯罪的是什麼人。乃是貴族中的花朵兒……克將軍道。呀。誰知道什麼花兒葉兒。夫人道。噢。不是花朵兒嗎。他說是近衛士官。還不是高貴的花朵兒。又是什麼來。既有爵位。又有聲名。又有教育的人。那有那樣兇暴的事。任是喝得怎樣酒醉。要除非是鄉間養下來兵卒。却還難說。咱們城中。斷不該有那些事啊。克將軍道。噯。這些情形。我也大大的想過。雖則如夫人所說。不可輕信。但不論如何。如今是苦主親自控告……夫人道。因此萬一貴族受了嫌疑。被拘到法堂之上。犯罪的真假。且慢說他。先自把貴族的體面。污辱到了極處。再問那原告呢。不過是箇毫不足重的下等人家婦女……克將軍道。噯。這也難說。如今已將那女子再三訪查。知道他身家原是很正派的。夫人道。身家任是如何。不是大眾知道的。休職軍醫的女子麼。那種身家和這皇室屏藩的貴族相對。被指犯罪。據我想來。真是稀奇顛倒的事。若是照此辦來。將來大家援以為例。你想這弊害到那裏為止啊。他任是怎樣正派。可知終是奴隸。須抗不得主人。此風一長。以後貴族還能保全體面麼。

克將軍笑道。那箇夫人未免過於憂慮了。夫人道。斷不是過慮。閣下生平和俺們貴族社會是很親熱要好的。如今將貴族姓名冒昧記載在犯罪人姓名簿冊上。已是不顧交情。更將於社會風化大有關礙的事也。毫不細想。疏忽辦理。可有什麼解說麼。克將軍道。夫人真是心思深遠。如今雖則查訪。但那犯罪人的姓名還不曾明白。……夫人道。幸虧犯罪人姓名不曾明白。這其間正好想箇妙法。克將軍手拈長鬚。答道。果然。夫人又問你打算怎麼樣。克將軍道。著啊。……夫人又道。怎麼樣。總要求你盡力。克將軍道。著啊。……我也是職分。……甚為。……迷惑。……夫人道。恁地時。你不能允許。克將軍道。這其中實是甚。……我職分上。……原來克將軍早被理義法律職分人情困入重圍。不能擺脫。夫人又逼緊一步道。若是這件事敗露出來。被世間知道。定然是你敗露出去的。再也無可挽回。那時咱們貴族社會之中一齊起來和你抵抗。須知我一面是貴族的代表。一面是你的至友。今日不能不盡情吐露。對你說。知你說。爲了職分所關。不能不秉公辦理。我原十分感服。但從今以後。咱

個。交。際。社。會。應。酬。場。中。不。能。不。辭。絕。閣。下。斷。了。來。往。蹤。跡。咱。們。就。打。今。日。爲。始。夫。人。這。一。句。話。好。似。舉。起。一。箇。大。鐵。鎚。槌。破。了。警。察。總。監。的。心。腸。肝。膽。嚇。得。克。將。軍。魂。靈。幾。乎。出。舍。連。忙。道。怎。麼。夫。人。簡。直。說。要。絕。交。麼！夫。人。道。何。消。說。得。那。犯。罪。人。聽。說。是。近。衛。士。官。乃。是。貴。族。的。花。朶。若。是。打。散。了。那。花。朶。簡。直。將。貴。族。變。成。枯。木。柴。薪。我。也。是。貴。族。之。中。的。一。人。不。能。不。盡。力。保。護。俺。們。名。譽。須。知。這。也。是。我。的。職。分。克。將。軍。手。足。無。措。只。差。得。發。抖。起。來。無。奈。問。道。恁。地。時。那。苦。主。的。聲。名。夫。人。意。欲。怎。樣。處。置。夫。人。道。那。種。女。子。還。管。得。什。麼。聲。名。麼。大。不。了。給。他。些。銀。錢。使。他。好。好。地。遣。嫁。罷。了。他。要。多。少。就。給。他。多。少。還。有。何。言。克。將。軍。道。但。那。銀。錢。的。出。處！夫。人。道。募。些。義。捐。還。怕。不。成。麼。貴。族。那。邊。有。我。去。設。法。周。旋。你。想。這。第。一。箇。該。出。義。捐。的。是。誰。克。將。軍。想。了。半。天。說。道。誰。啊。夫。人。道。你。想。不。出。來。麼。克。將。軍。道。我。實。想。不。到。夫。人。道。如。此。我。說。來。如。何。克。將。軍。道。請。說。夫。人。道。那。人。遠。在。千。里。近。在。眼。前。克。將。軍。道。哈。哈。啊。就。是。公。爵。夫。人。你。麼。夫。人。搖。頭。道。不。不。不。克。將。軍。詫。異。道。咦。咦！夫。人。道。就。是。你。閣。下。克。

將軍又詫異道。噢。噢。夫人道。這事除了閣下和我別人再不能爲克將軍又道。噢。夫人道。這兩人之內我不能……克將軍道。我！夫人道。正是閣下！克將軍道。我第一箇捐義捐麼！夫人道。正是克將軍道。噢。噢。克將軍只是詫異叫。噢。再說不出。第二句夫人又正色道。閣下身爲警察總監分應監督社會的秩序又是和貴族交好的至友也該保護貴族聲名如今請捐出一百箇盧布。合中國銀四百元之譜就好。克將軍道。夫人恁地說時不論多少我也該捐出。但求夫人莫將我名張揚出去。夫人道。那箇我自然知道說著隨即告辭而去。從此警察衙門一件紅茶館大案打這一天起忽然中止並不訪查。

第五回 拒金

話分兩頭。却說那受害人麗查和他父親了無生氣的在家居喪。雖則窗口懸著鳥籠。聽得禽歌宛轉。案桌上擺著種種花盆。看他笑態迎人。無奈那賢妻慈母已不在眼前。總覺得淒涼寥寂。正面壁上掛著他妻子的肖像。那老人把女兒的孀妻子的

恨時時刻刻安在心中。那能稍爲拋忘。惟有在悲苦憂愁之中。勉強度日。這一天。過午飯。父女兩箇照常攜着手出門散步。忽然想到今天遇見謎人。麼又忽然想那天見那兇人面貌。麼凡是路上行人。麗查益發留意觀看。覺得遇見的士官都沒有那兇人在內。原來麗查爲因居喪。臉上罩了很濃厚的黑絲面網。打裏邊看望出去。很爲模糊朦朧。大覺不便。他們一路順步走著。父親已很爲疲勞。麗查却還十二分樂趣。任是他父親催著回去。他也不肯依從。這一天回家之時。已過了往常時刻。家已上火點燈。不意忽然有三四輛忒雷架。像似急急往紅茶館那邊去。駛過他家門前。麗查瞥見。早是加上幾重憂愁。趕忙回身入內。一言不發。卻登樓開了窗。直望那街路上眺望行人。那時門口門鈴忽然搖响。廚夫聽見。出去開看。麗查離了窗戶。問道。父親不奇怪麼。誰人來了。他父親道。是啊。哪這一禮拜之內。誰也沒有來找。如今誰人啊。待我看來。說著。起身立在房門口等待。只見那廚夫急急忙忙跑來。說道。姑娘外邊有箇女客。說要請見姑娘。麗查問姓甚名誰。廚夫道。却不曾說。但說

略假一會兒。定要見面。他父親道。誰啊。麗查也道。誰啊。想必前生人。且請到這裏坐著說。著。連忙點了臘燭。將屋裏散亂物件。整理整理。又將椅子擺正。父女兩人定心等待。只見入來的是箇身穿黑衣。項中絡箇素圍巾。頭上戴頂素帽。五十來歲的老婦人。麗查迎一步上前款接道。請這裏坐罷。那女客謙遜坐下。將手裏提的十箇小皮鞭。安在膝上。發出極沈靜的聲氣道。初次見兩位的面。我是替一位貴族婦人代理來的。那位夫人對著你姑娘身上十二分替你氣憤不平。特地差我前來致箇敬意。麗查聽了這話。暗地看著旁邊的父親。他父親霍洛華。原來正襟危坐。氣象凜然。並不言語。婦人又道。如今令堂老太無端病故。真是府上的大不幸。那位貴夫人非常憐憫。意欲問候。先差我過來通報。晚間那夫人再親自前來。婦人說罷。霍洛華正言厲色接道。是那一位夫人差你來的呢。婦人道。聖彼得堡有名的貴夫人。乃是創辦慈善事業的團體首領。霍洛華聽了。怫然道。俺們須不曾做過慈善事業。和那慈善二字沒甚相干啊。婦人道。這話你老可有些錯了。所說慈善事業。不光是

花用什麼銀錢。就是存些好心勸慰人家危難。排解人家災禍。都是啊。我如今做那代理前來。也是如此。聽說這邊爲一件事。已控告到官。可當真麼。霍洛華道。正是實情。婦人道。實情！恁地麼。那邊被告。乃是國民上流的貴族。既是控告牠們。這邊府上。可曾把計策想得穩妥麼。麗查正欲答言。他父親連忙和他遞箇眼色。麗查只得默然。按住婦人道。這件事。這邊也得想箇妙法纔好。那邊貴族全體人員。爲因大大關礙他們體面。因此一齊打算和姑娘抵抗爭鬭。霍洛華道。你姆姆特地光降。爾來。想必能設替寒舍父女想箇利益的方法。婦人道。何消說得。原是爲此而來。霍洛華道。既說貴族全體。要和俺家爲敵。那位貴夫人。却爲何替俺家氣憤不平呢。婦人道。爲因這層。所以要暗地探探尊府的意見。今晚必然親自前來。當下父女兩箇聽了他話。卻不知到底爲著何事。又說的什麼。暗地眼對眼疑惑不決。婦人又道。若是尊府控告之時。能和我講箇交情。親近親近……說了半句。停止了。看著兩人面色。霍洛華問道。那是什麼意思啊。婦人道。若是和我親熱。這些小事。算不得什麼。是此。

就了結了第一層控告的事實是毋須做得霍洛華不覺好笑。婦人又道。恁地說法。外間雖評論得很多。但在姑娘遭邊。斷不愛聽那種話。可想而知。啊。是啊。就是那。犯罪人被官拿到處了嚴刑。或是更稍微遭些損害賠償事情也就了結。姑娘遭邊是一點什麼好處也沒有。可不是這般麼。這一篇話說得他父女兩箇又加上無數氣憤。心情。但他二人却依然默然不語。要聽婦人往下說。婦人又道。我有句失禮不中聽的話。我想尊府也不是怎樣有錢的人家……霍洛華道。正是你高見得很。寒舍一點也沒有積蓄的啊。婦人道。恁地時可更是咧。也須替姑娘終身一事打算一番。這種事情若是傳揚出去。第一於婚姻一層就要受許多阻礙。這樣看來……那婦人說得有勢。正欲兜進一步。霍洛華忽地聳肩說道。唉。那婚姻的事。只索斷了。想顧也不指望了。婦人道。啊啊。恁地時。俺有些話。就好對你老們說了。方纔說的那位貴夫人。早已替尊府設想。與其長住在這京都之地。還不如遷移到鄉間去。圖箇幽閒清淨。而且於尊府也極相宜。貴夫人恁地說法。叫我轉告的。霍洛華道。承你這樣關

切真是難得感激之至。但寒舍別處鄉間也沒有間房屋也沒有箇別莊……婦人道。哎。那箇麼。這會兒恰好奧爾加河傍有一所屋子。要想出賣你老總該知道那地方是非常幽靜的。更加景緻又好。最宜眺望。尊府遷移到那裏去。真是獨一無二。咧。若是尊府有意。儘可向那位貴夫人直說。從長計議。霍洛華道。噯。實因萬萬沒有這箇力量。婦人不等說完。陡的阻止。接著道。那位夫人可以想箇法子奉送啊。霍洛華聽見這意外話。文非常驚駭。不知該怎樣回答。纔好。却不言不語。直望著女兒面顏。那端端正正拱著手的麗查也回望著他父親的臉。什麼也不說。那婦人見了這種模樣。又連下道。若是不願遷往鄉間。或是依舊住居這裏。但想箇長久之計。不致短少。澆裹也好。霍洛華想了一會。又對女兒道。你道怎樣啊。麗查不敢開口。婦人又道。你老的意思。怎麼樣呢。霍洛華道。著啊。俺們做爹娘的。並非爲別單。只爲女兒一件事。因此總要望有箇終局。婦人道。那是自然。就是那位夫人。雖則不是他自己身上的事。但却替你做老親的心事。早已四面八方迴想過。來如今只請你把尊意說下。

就是霍洛華答應道是婦人隨打攔在膝蓋上的皮靴裏取出許多鈔票放在桌上。當中說道這裏是一萬五千盧布。一合墨西哥銀約有實是失禮得很暫且作爲尊府兩位活計乃是那貴夫人命我送來的就請受取了方便。霍洛華一見眼前堆積著的一萬五千盧布一想有了這箇俺父女兩人早是安樂渡過一生還有什麼別的願望。這麼一想心裏立刻疑惑躊躇起來對女兒道麗查怎麼樣啊麗查到得這時萬萬不能再爲閉口說道一萬五千盧布的銀子！霍洛華道是啊一萬五千盧布！麗查道父親那一萬五千盧布是誰送來又是爲什麼送來的霍洛華道打慈善會裏貴夫人……那婦人接著道爲因尊府受了飛災危難很爲氣憤不平這纔……麗查細細凝視婦人形容凜然說道貴族是我的讎人須不能受讎人氣憤不平的好意說話之間覺得身上已有些震動旋又回頭對他父親道父親任是百萬盧布須也不能買我那仇恨！說罷立起身來似乎看了銀錢非常污穢似的立即走出房外他父親被女兒這言語一激也變過來道勞你駕得很爲因小女意見不

合只得請依舊帶回！那婦人道莫恁地說啊。請問收受下來即便怎樣。若說是一千盧布二千盧布倒也罷了。這不是現擺著一萬五千麼。霍洛華道。唔。毋須多言。但請帶回……婦人道。那位夫人爲要勸回你老的心。這纔差了代理前來問候寬慰……霍洛華道。唉。橫豎依舊帶回奉還……婦人道。恁地時。可是尊府這邊不成道理了。霍洛華道。唉。橫豎請帶回去……婦人道。你老方纔已是願意收受。如今卻又變了模樣。實在叫我迷惑不解。婦人還是嘮嘮叨叨。意欲挽回過來。可奈霍洛華執定心腸。定然不變。反道。嚇嚇這些話多說枉然。快些請拿了回去罷。婦人道。恁地時。我苦勸到這般……霍洛華似乎叱道。多說多說！說著也打椅子上立起身來。卻瞪著眼。直對婦人看。婦人道。既如此。也是無可挽回。但只莫要後悔啊。霍洛華道。快請早回！婦人道。早回儘著。早回。但這銀子不是該收拾了帶回麼。說著張開皮靴的口兒。儘著慢慢地整理。那桌上堆積的鈔票旁邊。立著的老頭子。很不耐煩。頓足催道。快些啊。婦人道。這須不是五十啊。一百銀子不能一刻兒拿來。拿去啊。霍洛

華怒道說什麼鳥話無禮失敬！話猶未了早抓起一把鈔票望婦人胸前嘩的拋了過去那舌粲蓮花的婦人也不由得不害怕起來不敢躑躅忽地抱起一萬五千盧布的皮鞵頭也不回的飛也似出廊下而去霍洛華正要動罵只見那婦人又兀自倉皇跑了回來登即大喝一聲叱道爲什麼又進來……婦人道忘了圍巾沒帶啊霍洛華道原來那骯髒東西快拿了走！那婦人幾乎發了抖擻趕忙將圍巾取在手中一溜煙飛跑回去這裏霍洛華喊道麗查麗查麗查聽見呼喚隨即走了入來那一股痛恨一萬五千盧布的心腸氣色還是憤憤的露在臉上再復一看恨氣之中早又有撲簌簌的眼淚如拋雪滾珠般滴了下來霍洛華又喚道麗查啊你的聲名金銀不能買真是高貴咧明白咧定要報了此讐纔能放心哪那纔放心咧說著抓住女兒手掌心裏萬分難過不意麗查忽然大叫一聲登時跌倒在地已是厥了氣。

第六回 謁邸

柯列基參將暗地出一萬五千盧布意欲買銷他的罪。不意那送銀子的婦人被霍家趕逐出來事不得成只得作罷。但只夏狄那夫人和警察總監商量的計策卻照依而行並無變動。後來警察衙門刑事訴訟處竟把這案子高高擱起。一霎時轟天震地沸沸揚揚傳播四方的一起大案件早已化爲烏有。聖彼得堡通城裏人也幾乎一概忘了。霍家父女兩箇見這情形想我俄羅斯乃是沒天沒地沒理沒義的世。界總不成怨氣莫伸。隨又商量定妥。想上頭還有聰明正直的皇帝陛下在著。定要拚著死命要求皇上聖斷。往常父女兩箇暗地私自找尋讐人。何異在大海之中撈尋針線。那有如願之日。但有一層。俄國向例。凡是平民人等不準伏闕告狀。若有擅自叩闈直訴的。不問情由。先要辦來人的罪。但既要使皇上得知。除了叩闈。再沒別法。恁地左右搜索。終是無計可施。後來想到除非找一位得能親近聖體的人。暗地傳這冤抑與皇上。這纔是兩全之計。於是設法買一本貴人名簿。前來繙看。這貴人名簿上的人。不論男女。都是品位高貴。常出入宮中。和皇上天顏咫尺的。當下廳查

帶繙帶想居然找到一位目今在皇后陛下之前最蒙恩遇而且性情慈惠品行溫和一視同仁通城人沒一箇不敬愛的柯家伯爵夫人霍老人見了自是不勝之喜立刻商量定了自己前往柯家女兒並不同去當下急急忙忙的走不一會已到柯家門前恰好夫人正要出門拜訪女客馬車已牽出門外夫人打車窗裏無心望見覲面來了一箇帽子也不戴的白髮老人像是要找什麼人似的登即停車向外問道兀那老翁可是有什麼事情麼霍老人答道是連忙望前進兩步拱手一揖在車旁立定隨又道俺老夫是爲前幾天那紅茶館一件事想必夫人早已聽說就是身受災難女子的生父夫人道啊啊恁地麼先前我卻聽說後來不知到底怎樣怎麼爲那件事你老翁可有事情麼霍老人道是那起案子可憐俺們父女竟不能得法律保護夫人驚訝道怎麼說法律不能保護你們！霍老人道可是咧爲了那箇這纔想到除非懇求你老夫人特地前來拜見夫人起先見了霍老人的容貌丰采早已不禁有些敬愛之心及至聽得這話更有憐惜之意頓卽和聲怡氣道恁地麼如

此請等待一會兒。隨回頭呼喚馬夫說道：出門的事且慢再去與我卸了馬也好。老翁且到裏邊請坐。霍老人聽見這話，早是心中十二分暗喜，當即進了邸第。由夫人領到一間客廳上，和那溫和長厚的夫人對面而坐。先把這案子前前後後情節述了一遍。簡直有一點多鐘。夫人一面聽，一面或是感歎，或是氣憤，或是悲傷。末後問道：一萬五千盧布！哦，有那樣事麼？你家姑娘卻怎樣說呢？霍老人道：他說任是百萬盧布也不能買他這番讐恨。一霎時氣憤過度，忽地氣厥過去，好容易把他救活了。夫人道：唉，真真不錯啊！你那位姑娘可是名叫麗查麼麗查姑娘？是啊，好一位嬌美女子啊。霍老人道：俺做父親的怎能說贊揚女兒的話，但卻不是怎樣下流罷咧。夫人略爲想了些時，又道：你家姑娘從前一直可有什麼心愛的人麼？霍老人道：那樣事情斷乎沒有的。他出世以後，單只在他娘身邊養育長大，連箇男子影子也不會。曾端著男子二字也不會提起。這箇老夫豈有不知之理？夫人道：哦，原來如此。但這件事乃是極重大的案件，咱們必須還要細細談論。明天你老翁再光降我家。

回。並。請。連。你。姑。娘。也。一。同。前。來。咱。們。見。見。面。霍。老。人。謝。道。難。得。夫。人。那。樣。看。重。厚。待。真。是。叫。老。夫。感。激。不。盡。夫。人。既。恁。地。吩。咐。明。天。自。當。再。來。拜。見。說。著。打。椅。子。上。立。起。身。來。呵。一。呵。腰。略。表。感。謝。之。意。又。道。曖。曖。這。件。事。還。求。夫。人。包。瞞。些。兒。免。得。洩。漏。出。去。爲。因。今。兒。老。夫。前。來。拜。望。懇。求。是。極。暗。藏。機。密。不。敢。使。人。知。道。夫。人。任。是。見。了。誰。人。也。求。莫。對。他。說。纔。好。夫。人。不。解。其。故。問。道。那。又。是。爲。何。呢。霍。老。人。道。夫。人。明。見。諒。必。知。道。這。件。事。這。裏。上。流。社。會。高。貴。之。人。都。要。和。俺。們。父。女。們。爭。鬪。只。看。警。察。衙。門。已。停。止。查。訪。要。庇。護。犯。人。那。全。然。是。貴。族。的。勢。力。他。們。知。道。俺。們。定。要。報。讐。因。此。將。銀。錢。來。買。囑。如。今。見。此。計。不。成。定。然。老。羞。成。怒。要。和。老。夫。或。是。女。兒。拚。命。也。是。難。說。咧。伯。爵。夫。人。聽。了。這。沒。情。沒。理。的。話。怎。不。要。驚。駭。起。來。不。覺。緊。鎖。眉。頭。一。時。非。常。難。處。霍。老。人。又。道。這。樣。事。情。俺。們。雖。則。預。先。防。備。但。則。禍。福。吉。凶。難。以。逆。料。只。因。心。裏。驚。得。怕。了。以。致。不。免。過。於。耽。憂。禁。不。住。說。出。厭。煩。夫。人。的。話。還。求。夫。人。諒。老。夫。年。老。癡。愚。凡。事。不。知。進。退。莫。要。呵。責。便。是。大。幸。了。夫。人。道。唉。你。老。翁。委。實。可。憐。見。的。勸。你。

也。母須耽憂。以後我出門之時。總記著。不道出你老翁姓名。便了。明天你父女同來。一直進入這屋裏。母須問訊。我再預先囑咐。闖人自必更妥。霍老人答應著。申了百十箇謝。那一種感激心想。真是難以形容。當下沒有別話。隨即告辭而去。這裏單留下柯夫人一人。獨自暗想。那老兒盡情告訴我。莫過於聽信他的言辭麼。又轉一念。道。那有此事。紅茶館案件。早是無人不知。難道能捏造不成。但我卻不曾仔細打聽。得知此案的真相。想罷。隨又命駕好馬車。訪尋一兩箇女友。起先不知先找那一箇好。定心一想。忽然記起有箇兄弟。現任近衛士官的。這就打定主意。先訪夏狄那公。傅夫人邸宅。到得那裏。適值夏夫人在家。當即請進。先談論些時。樣衣飾啊。慈善會啊。跳舞會啊。許多閒雜的話。後來柯夫人想此時不說。更待何時。隨即先自歎了兩口氣。道。怎麼好。俺俄羅斯的警察。原是向來處處不完備的。那豈不是不能取民間的信任嗎。只說近來紅茶館那件事。出案以來。已是一月有餘。至今什麼消息也沒有。有如此含糊。怎樣是好呢。夏夫人聽他說。卻含笑點著頭。並不開言。柯夫人又道。警

察。總。監。克。利。努。那。老。兒。遇。見。那。種。案。件。也。該。著。實。的。用。些。心。力。精。神。上。去。誰。知。到。今。
 絲。毫。方。法。也。沒。有。不。大。失。了。警。察。的。體。面。麼。夏。夫。人。這。纔。答。道。雖。是。恁。地。但。三。人。之。
 中。有。一。箇。無。端。被。他。們。牽。累。在。內。這。又。是。怎。麼。說。呢。原。來。夏。夫。人。一。片。私。心。只。顧。他。
 兄。弟。李。召。夫。參。將。柯。夫。人。却。道。但。我。聽。外。間。說。警。察。總。監。爲。什。麼。將。這。事。攔。越。並。不。
 查。探。真。叫。人。不。解。夏。夫。人。道。斷。沒。有。那。樣。事。我。新。近。前。去。找。他。見。他。非。常。焦。急。咧。柯。
 夫。人。道。恁。地。時。還。是。箇。道。理。但。這。件。事。究。竟。怎。樣。辦。理。呢。外。邊。評。論。的。話。實。有。些。不。
 大。好。聽。啊。夏。夫。人。道。夫。人。從。誰。人。聽。得。那。些。評。論。來。柯。夫。人。道。東。宮。殿。下。恁。地。說。夫。
 人。不。知。麼。夏。夫。人。道。當。真。咧。這。起。事。情。一。霎。時。滿。城。到。處。評。論。我。再。三。想。來。料。斷。不。
 是。實。在。的。事。想。必。女。子。那。邊。有。什。麼。別。的。緣。由。以。致。鬧。出。這。場。亂。子。柯。夫。人。道。不。然。
 不。然。斷。沒。這。種。情。理。我。是。總。道。他。實。事。真。情。夏。夫。人。道。但。則。我。實。在。不。信。恁。地。時。俺。
 做。貴。族。的。不。是。只。索。讓。平。民。魚。肉。麼。那。其。中。還。有。近。衛。士。官。你。想。近。衛。士。官。不。論。怎。
 樣。無。理。怎。樣。野。蠻。能。有。那。樣。事。麼。我。看。這。定。然。有。人。暗。中。受。人。唆。使。意。欲。攻。擊。貴。族。

心存嫉妬。這纔散發。這種狂言。定然不錯。警察總監。也是爲了不近情理。這纔不能下手。啊。柯夫人道。克利努將軍可也說這樣話麼。夏夫人道。那裏話。那不過我恁地想罷了。柯夫人道。克將軍的意思怎樣呢。夏夫人道。他的意思。我却不知。柯夫人道。夫人不該不知。啊。夏夫人道。何以見得呢。柯夫人道。誰人不知。你和克將軍素來交好。什麼話也彼此相商。豈有這宗大事。反爲不知之理。夏夫人道。噯呀。真是沒……說到這裏。柯伯爵夫人也不願和他爭辯。當卽告辭而去。夏夫人待他去後。暗想這位夫人甚爲沒趣。心中很有些不耐煩。

第七回 觀讎

第二天。霍洛華老人按照定約。帶領女兒麗查。再往柯伯爵夫人家中來。老人心裏志志忑忑。十二分不安。想今番見面。我父女的命運。吉凶禍福。在此一舉。不知這位柯夫人究竟還是幫助俺們呢。還是不睬俺們呢。那麗查。反倒毫不在意。淡然自若。猶如鯨魚。雖則沈在海水底裏。却神色依舊。很爲澄清。有不可觸犯的威嚴。有不能

輕狎的氣概等了一會。主人柯伯爵夫人踱了出來。一見這位姑娘。不由得心裏就有些敬愛。手指著椅子說道。姑娘啊。且請坐下了。當下父女兩箇謙遜一回。分賓主而坐。仍是夫人先問道。姑娘今年幾歲了。麗查答道。十九歲。夫人道。是那一位貴師傳的教育。答由亡母親傳。又問曾經入過那處學校麼。答不業師到寒舍來傳授。除了學問以外。都是亡母指教。夫人道。哦。恁地麼。外國話能說嗎。答法蘭西德意志兩國話。略能說些。又問音樂如何呢。答是獨有音樂。另行求教別師。曾經習練過。又問現在還在用功麼。答是音樂是最心愛的。至今還學著。這一番開場寒暄的話。已經說了。夫人就提起正文道。昨兒令尊光降。回府之後。想必將話都對姑娘說了。那起事情。姑娘的意思。是要怎樣辦理。啊。麗查道。預備官長審斷。夫人道。那自然不用說。但就是審斷。姑娘也須有個主意。麗查道。照例辦。那罪犯夫人道。恁地時。除了這一個以外。姑娘再沒有別的希望麼。請估量估量看。麗查道。夫人可是說賠償損害的款項麼。夫人道。是啊。麗查道。這些事。小女一概不曾想到。夫人聽這話時。直看著麗

畫面顏。又側耳靜聽。及至麗查說出。他又懷疑。想麗查自己身上。一點要素的條款。也沒有。莫是我錯聽了麼。夫人道。怎麼說。那賠償事件。姑娘可是一點不要麼。麗查答是。夫人道。我說句失禮的話。昨兒和令尊相談。承他不見外於我尊府的情形。我也得略知一二。聽說近來連音樂教師那裏也爲因脩脯爲難辭了。不去恁地看來。尊府的生計。澆裏能穀敷衍不致缺少麼。麗查道。家父和小女意見待案件審斷了。結就立即離了。聖彼得堡城。料想皇帝陛下必然允許降諭。將俺們姓名改變。改變姓名之後。從此就隱居鄉間。不與世事。那時再想個法子。但使父女得能勉強過活。不致凍餓而死也便罷了。夫人道。到得鄉間。莫不是打算替人家幫傭麼。麗查道。喚不是像小女這等卑賤污穢的人。要想替人家幫傭。也是萬萬不能的事。只估量長在家父身旁。稍盡兒女之職實。因家父身上。例應稍微得些恩俸。寒家父女兩人。單靠這個過活。麗查和夫人問答時。霍老人直咽著唾沫。側耳而聽。及至麗查說了這些老頭子心裏十二分的滿足合意。就是夫人也暗地感服讚歎不已。夫人又道。

但。剛。姑。娘。你。這。嬌。柔。之。身。向。來。從。不。會。受。過。怎。樣。勞。苦。再。者。孀。姻。一。事。姑。娘。也。應。得。有。自。由。但。在。今。日。却。不。能。隨。心。任。意。這。其。間。困。厄。危。難。從。今。以。後。一。天。加。似。一。天。越。望。下。去。越。是。喫。緊。這。是。一。定。的。理。因。此。上。我。要。忠。言。奉。勸。那。賠。償。一。層。乃。是。定。要。索。取。不。可。少。的。你。道。可。好。麼。麗。查。有。些。激。憤。高。聲。對。道。小。女。看。那。些。東。西。實。在。任。到。怎。樣。情。形。也。不。妄。想。先。前。早。已。辭。退。過。了。夫。人。道。慢。著。姑。娘。私。自。收。受。的。銀。錢。和。那。賠。償。的。款。項。須。有。分。別。不。是。一。樣。咧。麗。查。道。不。論。什。麼。名。色。凡。是。金。銀。一。概。不。要。只。求。將。那。傷。損。小。女。子。名。譽。阻。害。小。女。子。前。程。的。人。照。例。懲。辦。那。已。是。十。二。分。的。滿。意。更。不。敢。再。有。別。的。希。望。柯。夫。人。見。麗。查。意。志。那。樣。堅。定。真。是。不。可。動。不。可。搖。又。道。既。說。得。那。樣。堅。執。我。自。必。盡。力。幫。助。便。了。霍。老。人。聽。了。怎。得。不。喜。喜。得。過。分。又。起。了。傷。悲。暗。暗。的。流。下。一。把。老。淚。也。不。敢。拿。手。去。揩。拭。從。椅。子。上。立。起。身。來。過。去。捧。著。柯。夫。人。的。玉。手。接。了。兩。個。吻。夫。人。又。道。姑。娘。你。是。知。道。在。法。堂。上。這。件。案。子。懲。辦。起。來。原。是。處。得。很。輕。的。但。我。意。欲。將。來。奏。明。皇。上。求。皇。上。親。自。聖。斷。如。此。辦。理。這。纔。有。嚴。重。的。

刑。法。不。比。尋。常。須。知。皇。上。御。斷。的。欽。案。任。是。誰。人。也。不。敢。妄。議。一。字。就。是。將。罪。犯。禡。革。爵。位。抄。沒。家。財。也。未。可。知。這。些。情。形。姑。娘。可。領。會。麼。柯。夫。人。恁。地。說。法。滿。意。麗。查。必。然。喜。笑。顏。開。誰。知。不。但。不。喜。反。倒。臉。色。忽。然。發。起。青。來。四。肢。五。官。一。齊。震。動。大。有。怒。不。可。遏。景。象。兀。的。離。座。矗。立。起。來。恭。恭。敬。敬。說。道。禡。革。爵。位。抄。沒。家。財。就。算。辦。結。可。是。因。小。女。子。受。了。災。難。還。不。滿。足。還。要。再。加。些。災。難。麼！小。女。子。家。是。貧。苦。的。親。丁。三。口。融。融。洩。洩。很。得。天。倫。之。樂。不。意。意。外。遭。了。災。難。請。問。夫。人。俺。一。家。已。變。成。什。麼。景。象。說。著。早。是。淚。如。泉。湧。泣。得。如。風。吹。楊。柳。雨。打。棠。梨。一。會。又。道。小。女。子。受。了。污。辱。壞。了。聲。名。那。終。身。不。能。再。得。的。婦。德。也。一。齊。拋。失。淨。盡。爲。了。那。箇。也。沒。臉。面。再。對。世。間。音。樂。一。事。也。辭。絕。了。不。去。好。好。的。人。家。忽。然。有。凍。餓。之。憂。年。老。雙。親。無。端。眼。身。受。那。悽。慘。小。女。子。存。活。在。世。實。是。毫。無。生。趣。再。者。結。婚。的。事。也。不。能。了。做。人。的。親。更。不。能。了。家。父。一。朝。去。世。之。後。小。女。子。更。是。天。地。皆。空。孤。身。獨。立。只。索。悠。悠。忽。忽。過。了。一。世。最。傷。心。飲。恨。的。是。亡。故。的。母。親。母。親。在。日。老。來。本。有。疾。病。突。然。聽。見。小。女。

子在遭災難。氣憤難堪。登卽斷送性命。這是斷然無可抵賴。被那些強盜們害死了。常言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俺母親簡直被他們殺死。也不是過言。夫人小女子。一身受了災難。不已。還要殺我母親。苦我父親。更破滅我家庭。對著這樣罪惡彌天的兇犯伯爵夫人！還要發什麼慈悲。意欲將他們超脫麼。如今既承夫人美意。總之這件事。若不得寒家父女心滿意足。俺父女也毋須勉強勞動。夫人麗查說罷。依舊立在柯夫人面前。屹然不動。眼睛裏出了火。嘴唇裏咬碎牙。鼻子裏冒了煙。臉上青一陣白一陣。猶如大理石上。照著月色。萬分沉鬱。蒼涼。胃裏的呼吸也亂了。漫無歸宿。柯夫人不覺大爲感動。話也說不出。惟有抓住麗查的手。拉到身邊。將嘴唇在他額角上吮吸了幾下。纔道。我如今明白了。凡是說我方纔所說的話。都是欺侮姑娘的人。我定然照姑娘心意。奏明皇上。求他欽斷。父女兩箇聽了。這話一齊起身。正容趨到柯夫人面前。行兩箇敬禮。夫人道。只要我力量得到的。斷沒有不幫忙。若還有別的意見。還望趁早說與我知道。倘或缺了什麼銀錢。用儘請直說。我

這裏就預備送過來。霍老人恭恭敬敬答道：「夫人那樣恩德，寒家真是無可報答。惟有銘心刻骨，以備將來結草銜環。」柯夫人也謙遜一回。父女兩箇殷勤辭別。正要回身出去，柯夫人忽然又叫喚回來。霍老人問道：「有什麼貴事？」夫人道：「你家姑娘可曾看清那士官們的面貌如今還認麼？」麗查答道：「小女子還記得。」老人道：「因為認識，所以天天父女兩箇出外訪尋，無奈一箇也不會遇見。」夫人道：「既如此，你父女兩位必須更加意搜尋，乃爲緊要。即便什麼時候得能遇見，就請關會於我。」說著，夫人起身入內。這裏父女兩箇也出門而去。且說父女兩箇正要走出大門，跨下石階之時，只見對面正停著一輛忒雷架，內中走下一箇紳士，身披熊皮外套，帽子戴在額下，遮住了眼角眉梢。連那面部也差些兒蓋住，看不見。想必也是來拜望柯夫人的客人。他正在跨上石階，父女兩人留心細看，忽地麗查立定了腳，回頭跟著那人釘眼看去。說時遲，那時快，紳士的背影已到大門那邊。霍老人叫道：「這箇麗查，你看什麼？」啊，麗查喘吁吁答道：「父親方纔那男子就是那晚三箇之中一箇。」霍老人急道：

怎麼說！麗查道：他將臉面裹著，一時不容易看見，但確是那裏頭的一箇霍老人。道：當真麼？果然是士官嗎？且慢，且慢。我且去查檢了來。當即回身到柯家管門人屋裏，打聽那人姓名。管門人道：可是方纔來的那位麼？他是俺宅裏夫人的姪子。柯列基參將老人聽了，連忙一礮礮跑回來，喊道：麗查，方纔那人是伯爵夫人的姪子啊。我兒，你莫鬧錯了人。啊，麗查道：斷然不錯，說著，畧爲思索，又道：雖是不錯，但遣會兒却不便冒昧和他理論。今天且放過了，由他自去，好在俺們既知道了，任便到什麼時候也認識他的。霍老人道：哦，哦，他已如囊中老鼠！說罷，兩人隨即攜手離了柯家而去。且說這裏的柯列基參將，你道霍家父女既看見他，他豈反有不見霍家父女之理？他想我那仇敵竟能出入我伯母家門，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一時間心裏猶如火焰焚燒，好不難受。知道今番真正入了危險的境地，一面想著，一面已進了他伯母的上房，直向伯母詢問道：方纔從這裏出去，穿著喪服的兩箇人，他是什麼樣人啊？夫人道：他麼？乃是當今最可憐可憫之人。我意欲拯救他們呢。原來夫

人本欲說出那加害霍家女子的。乃是和姪子同在軍籍的近衛聯隊士官。但因事情洩漏了。反倒不妙。因又忍住。並不將他們身家來歷說明。柯列基見他伯母不言。也就不便過於動問。但想他父女若有控告狀子在伯母手中。這件事不論如何。總是他們的直。我的曲。猶如鏡裏映著影子一般。再也不得逃遁。我怎能安然自由。當下想定主意。辭別了伯母。直到李召夫家中。將這事告訴於他。商量妙法。李召夫問道。但那女子。確是那晚的人。不致鬧錯麼。柯列基道。不會錯。李召夫道。斷然不錯麼。柯列基答斷然不錯。李召夫道。可有證據麼。你雖說斷然不錯。但既沒有證據。或是疑心生暗鬼。也未可知。柯列基連連搖頭道。你不必問我有無證據。只想你們都能認識他。我是犯罪的正身。反有不認識之理麼。李召夫道。論理原該如此。但我實因喝得過醉。他又始終背著臉。不使俺們看見。我實在認識不清。究竟是怎樣一箇女子。可是有些美貌麼。柯列基道。那些事我卻不知。李召夫道。怎麼說不知起來。你方纔不是見他麼。白天見了他。還不能看見他面貌。可也不近情理啊。柯列基道。嚶。你

真是強詞。我還有細細詳審的工夫麼。我一經被他瞥見，惟有嚇得心驚膽戰。什麼也不知道。但他確是將我認得清清楚楚的。李召夫道：「如此，你還不認識他麼？」柯列基道：「那天晚間，我的容貌，他早已認識。」李召夫道：「這箇若推作不知，須不能駁咧。」李召夫儘著拈著鬚鬢，除了歎息之外，也沒別法。柯列基又道：「要不然，我伯母若是立意保護他們，此事休矣。恁地時，這件事早晚必然發覺，俺們只索等著受刑罷了。據我想來，惟有離開這裏，往什麼地方去游歷游歷，躲過這箇兇鋒，俺們出去游歷之時，却想箇什麼……」李召夫道：「那却不好！冬季行軍大操，就在眼前，那能擅離軍隊。這箇隊長也斷不允許啊。」柯列基道：「唔，大操麼？說著，迷迷糊糊沒了主意，也沒第二句話說。」李召夫又道：「著啊，恁地憂鬱著，總是無益。今晚家姊那邊，開著茶話會，警察總監也必到會。我且前往暗地探探他們的模樣。柯列基只得道：「那也好，但好雖好，事到如今，警察總監的力量，既管不了，就是夏狄那公爵夫人的力量，也管不了。」李召夫也明知這箇道理，却也沒法，依舊默默不言。柯列基又道：「今天這件案子已

離了警察總監的手交到俺伯母手中辦理了。李召夫自言自語道。可是柯伯爵夫人麼。說著將頭低了下去。柯列基道。俺的伯母你是知道的。爲了正經事情做成箇大義滅親也。使得咧。李召夫道。哦哦。那我是知道的。但我往茶話會。先看看大衆的意嚮如何不好嗎。柯列基道。好。李召夫道。俺們一同前去麼。柯列基道。要去就去。但則薩開那卻怎樣呢。李召夫道。是啊。俺們且往探他一探。他聞得這件事已經沒了干係。心裏很爲得意。如今若聽見這話。可又要膽寒咧。柯列基隨打椅子上立起身來。又道。不論如何。總是我連累你們。我心實在不安。李召夫道。那有這樣話。

第八回 索犯

第二天晚上。柯伯爵夫人承皇后陛下召見。進入宮中。原來一禮拜之內。皇后陛下總有一兩次召見柯夫人。談講許多奇聞怪事。這一天晚上。除了柯夫人以外。還有四位貴夫人。在那兒談了一會。正想稍歇。皇后忽對著柯夫人道。可有別的可興趣的事情。說與我聽。柯夫人奏道。這時候並無別的新奇事情。可對陛下說。皇后又問。

卿做的慈善事業之中。可有什麼好聽的話兒麼。柯夫人一想。霍家的事。此時不說更待何時。當即改變了恭恭敬敬樣子。奏道。慈善事情裏頭。也沒有可以啟奏陛下的事。惟有一件世間最可哀憐的一家父女。遭著兇險的境遇。略可奏與陛下聽聽。這件事起了有一箇月了。那家父女兩口兒。妾也曾遇見過了。細底很知道的。當下隨將霍家姓名身家。以及他女兒麗查的容貌性情學問。及至無端遇難的緣由。細細說來。剛剛說到三箇兇人都喝得爛醉。那時忽聽得宮門外有腳步聲。走了近來。宮女過去開門。皇后大家一齊掉過頭去。望著門邊。柯夫人的話頭也被打斷。原來進來的。乃是當今俄羅斯國元首第一人。皇帝陛下。皇帝進來之後。知道柯夫人正在講話。連忙舉一舉手。命柯夫人接講下去。一面過去立在柯夫人面前。柯夫人暗想。今天是什麼吉日良辰。得能遇見皇帝皇后兩位陛下。一同聽見這件事。更是歡喜非常。隨遵諭旨。又將麗查的事數說一遍。皇帝問道。如此說來。那件事不是沒有了麼。結局究竟怎樣。柯夫人答道。是妾所知道的。就此爲止。本來那件事不會了。

結啊。皇帝又問不會了結！那起事情是那一天出在什麼地方呢。柯夫人站立起來。向皇帝前行一箇敬禮。回奏道。可怕得很。就在這京城聖彼得堡近城沿兒的街頭。乃是離今一月以前的事。當時陪侍御前的衆位命婦們。聽了這話。都面面相覷。十分驚駭。雖則他們原是都知道這件事的。但第一層想不到竟入了聖明之耳。第二層不知道皇。是怎樣聖意。又怎樣御斷。懷著這兩層狐疑。禁不住又驚又嚇。只聽皇帝發出森森嚴嚴的口氣道。伯爵夫人。你到這內宮來。柯夫人應聲領旨。皇帝又遞箇眼色與皇后。皇后也跟了過來。當下只三箇人入了裏間宮房。皇帝又仔仔細細向柯夫人詰問實情。柯夫人趁著兩陛下下的寵幸。鼓起一片熱誠。盡情陳奏。兩位陛下聽了。也不由得大驚驚過之後。又甚爲憤怒。傳旨說這件事斷不能含糊了。結須趕快捉拿。那三箇犯人。伯爵夫人既說是近衛士官。況且那報告文書。又在警察總監手裏。怎的至今還不曾照例辦理。說著覺得十二分威嚴凜凜。不可觸犯。幸虧柯夫人是素得兩陛下寵任的人。要不然怕早已嚇出病來了。皇帝對柯夫人問

聽之後。隨即傳旨喚過侍衛官。監命將警察總監那裏的報告文書立時取進宮來。隨又問皇后那犯罪人該當怎樣處置。皇后答道。近衛聯隊鬧出那種事情。非同小可。必須罪上加罪。格外照例嚴辦纔好。皇帝聽了。點點頭。很以為是。又回頭對柯夫人道。卿今天奏明這件事。朕心甚為歡喜。朕和皇后居在深宮世間的事。竟不能全然知道。就有一兩件事能彀知道。也被大臣們改頭換面模糊誤報。總不能得真情。朕心正在痛恨。如今有卿常進宮來將這些事奏與朕聽。實是朕與百姓們難得的幸福。就是朕的聲名也有好處。皇帝對柯夫人說那樣謙遜仁慈的話。柯夫人怎不萬分感激。頌揚聖德。如天當下又向兩位陛下。行兩箇感謝敬禮。隨即辭退下去。哈！果然第二天聖彼得堡新聞報館。特發傳單。急急傳報兩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一件是警察總監瀆職革官。一件是近衛士官營裏滿營的人都拘禁起來。聽候查辦。這兩條乃是欽奉皇帝的聖旨。非同小可。從此那紅茶館。一件案子。又沸沸揚揚。如潮水般洶湧起來。攪得聖彼得堡滿城人。嘈雜。騷亂。到處人心惶惑。却分兩種議論。

一種說皇帝聖旨不合情理。一種說麗查身家委實可憐。這兩種人評論得猛。幾乎爭執喧囂不能禁止。且說那位夏狄那公爵夫人。這一天旁午睡醒起來。忽聽得外間喧譁擾攘。起了極大風波。他心裏獨自暗中著急。連忙將這件事告訴了丈夫公爵夏狄那。公爵乃是三箇犯罪人之一。李召夫的姊夫。怎能不同害怕。他還沒開口。夫人先道。爲什麼緣由。要將警察總監無端革職。我很爲不解。那後任又是誰來接辦呢。公爵聽了。惟有傻笑。答道。且去探聽探聽了來。夫人又道。你道可是麼。真真詫異咧。公爵道。待我出去看看。說著便自走了出去。這裏夫人是坐又不安。立又不穩。不知怎樣纔好。暗想我兄弟剛剛勉強得了一條活路。如今又變成檻中之虎。網內之魚。只索做那粘板上的肉。任他們宰割。好叫我無法可施。當下心裏還有些不大相信。又喚過家人們來。詳細查問一番。家人回說。近衛士官一箇也不留。都傳喚齊集。一概拘禁在營盤之內。夫人聽了。更是急得不可開交。立即命備好馬車。前往兄弟李召夫家裏。果然家人的話不錯。今天早晨由隊長親自寫了傳牌。傳喚而

去意欲趕到營裏。可奈聽說隊長有令。不論親戚人等。一概不許會面。夫人沒法。只得越地悄悄回家。此外更無良策。惟有聽天由命。等待後聞。看此案如何了結。這且按下。且說那奉了勅諭。拘禁那下士官的近衛聯隊長官。自從喚集士官之後。當即命聚在一處。親自出來諭告道。

諸君。俺們最有聲名光采的近衛聯隊。如今蒙了最可羞辱的污名。聽說諸君之中。有三箇人犯了大罪。本隊長起初意見。本欲將諸君污名按住。含糊過去。無奈如今看來。再也沒有挽回的妙策。案子已經發覺。罪名已是臨頭。除了延頸受罰。處刑萬無別法。就是本隊長也不能不受照例的處分。這件事總由我先前含糊放縱。以致今天鬧成大大的不體面。都是本隊長之過。如今懊悔也來不及。不但這般咧。本隊長對著三箇犯罪人。眼見他們受那嚴重的刑罰。論起私情。也實在於心不忍。那苦痛猶如本隊長親自身受一般。至於那所犯的案。諸君想已都知。就是一月之前起的那件紅茶館的事。聽說三箇近衛士官。因為酒醉。犯了卑鄙

醜惡的罪惡。不幸如今已被皇帝陛下訪聞。陛下因要保護俺軍營裏的聲名。因此特下勅諭。不肯含糊寬縱。今天定然要將三箇兇犯一齊拿到。要不然這本聯隊尉官的勳位。一概革去。本隊長得了聖旨。爲此傳與諸君聽聽。諸君必須趕快。欽遵辦理。但是諸君意見。究竟怎樣。本隊長今番早已決定主意。和諸君禍福相共。進退相同。必須商議得千穩萬妥纔好。

聯隊長說罷之後。行了一禮退下。早有兩三箇士官。趕上去前呼後擁。問他意見。聯隊長凜然說道。我只知道做我該做的事。諸君只自己決定主意。便了說罷。隨即走了出去。這裏許多士官們。都一齊愕然。不知所措。只見臉對臉。兩目相視。只聽得口對口短歎長吁。那事究竟也摸不著是誰所做。正在沒擺佈。忽見人叢中挺身走出一箇人來。大衆連忙向他觀看。原來不是別人。乃是柯列基參將。看還未了。接着又有兩箇人走了出來。這乃是伯爵李召夫薩開那兩箇參將。三箇人一同瞪著。兩手裏捏著一把冷汗。柯列基先開言道。諸君兄弟。不但污穢了近衛聯隊裏神聖。

不可犯的體面更爲了此案嫌疑連諸君的聲名也被株連貽累那罪人不是別人乃是兄弟那李薩兩人也正容先後說道俺們也是一夥兒的罪人……著啊特來在諸君之前自首……大衆聽見他三人的話沒一箇不驚駭暗想行兇的乃是他三箇人麼真真想不到出於意外當下也有歎的也有笑的也有發呆的也有氣憤的存心各各不同但只同聯隊的人却沒有箇憎嫌他們的反倒替他們驚心弔膽巴不得他們無罪

第九回 婚刑

霍麗查父女兩箇這一天早上由柯伯爵夫人緊急差人過來接了他們前去他兩人因見了傳單通報的話也早已知道大概情形及至到得柯家聽夫人細說更知道這事非同兒戲麗查心裏雖要報讎但竟把這事弄得恁地潑天樣大委實做夢也想不到他父親呢見案子告到了皇帝御前未免將貴族中人的體面傷害太甚反倒耽著憂慮怕將來總是不好收梢當下柯夫人和他父女兩人一同早餐食罷

之後爲要聽候聖旨。將他父女留在家中。自己先進宮面聖去。不一會就慌忙跑了回來。父女兩箇。上前探聽消息。柯夫人並不答言。卻反問道。姑娘。你當真認得那兇手的臉面麼。麗查答是。夫人道。恁地時。你一見他們。就能指出麼。麗查答能。毅指出。夫人道。如此很好。從此二位就和我一同前去。麗查問道。卻往那裏。夫人道。陛下有旨。命這起案子。要欽奉聖斷。麗查雖則答道。是。那身上已很有些不安。夫人催道。快些就去啊。還要先往聯隊營裏。麗查又問家父怎樣呢。夫人道。正是因爲令尊年紀大了。不便前往出面……霍老人接著道。可怕咧。只求夫人連老漢也帶了去纔好。夫人遲疑道。哦。既是恁地說時。只索一起前去便了。於是父女兩箇。陪著柯夫人上了馬車。指顧之間。已到近衛聯隊營門之前。夫人帶領二人。進入營裏大廳上。只見裏邊一列站齊的武官。都卸下軍裝。箇箇將手捫在胸前。似乎都懷著鬼胎模樣。面色憔悴。毫無威嚴氣象。看了委實有些可憐。當中上座坐著兩箇人。乃是本營聯隊長官。和新行調任的警察總監。正在靜悄悄的鴉雀無聲。忽然見萬綠叢中紅一點。

的霍麗查走了。入來大家的視線。猶如萬箭穿楊。都齊集在他身上。暗想這箇就是傳播世間紅茶館一起案件的女主人麼。恁地一想。更是目不轉睛的要看他。一箇飽。再說麗查呢。臉色青中帶白。恨裏含愁。那模樣簡直是薔薇舞風海棠經雨。雖則不鬪新妝。却自有天生一種嬌柔嫵娜的體態。又能安常處變。一些驚怕的形容也。沒有他入得場來。悠悠閑閑地向四面兜看一遍。那時忽見有一箇教士迎上來。走近麗查身旁。說道。姑娘先向神明立下一箇誓。正心誠意訴明。乃是爲找尋羞辱於你的人而來。並無他念。麗查道。對神立誓麼。當下就面向堂上。呵一呵腰。低聲默禱。不知說些什麼。那時滿場肅然寂靜。真是萬籟無聲。那種淒涼景象。實在叫人難受。哩。麗查誓罷之後。那教士又招呼道。請到這邊來。指認兇人說著。在前領導。走到那些士官們之前。其時太陽已是西沈。正是日暮黃昏時候。雖是傍晚。但因雲光滿地。映著一丈多長的白地窗帷。差不離賽如白晝。只見一道亮光。一列嶄齊射在士官們正面。麗查先時看了。有些忸怩不前。究竟是未出閨門的女子。正在萬般迷惑。忽

總耳朵邊起了一片高聲喊道。欽奉陛下諭旨。請趕快指認罪人啊。原來又是那教士在那裏催促。麗查只得定一定神。清一清心。擡起頭來。一箇一箇望著士官的面貌。挨次細看。先過了甲。又過了乙。數到薩開那面前。陡然間一股恨忿從心頭而起。喊道。這人正是說著。又數過去。到得李召夫身邊也喊道。這人也是却說三箇罪人已認出兩人。如今單賸下一箇柯列基參將。還沒點著。論理柯列基的面貌。前天方纔見過。比薩李二人格外容易認得。分明但不知怎樣麗查到他面前。要想指點那手指。一時竟伸不出來。猶如沒了力一般。你道爲何。原來麗查想著這人。雖也是害我的兇徒。但既知道他是我大恩人伯爵夫人的姪子。問心也不忍叫他負罪受刑。橫豎我就此含糊看過。不指認出來罷。後來又轉一念道。不好不好。倘或三人之中他正是暗房調戲我的對頭。正犯我倒將他放過。任是辦了那兩箇人。也是枉然無益。既受了伯爵夫人大恩。到底依舊不能報讎我自己也對不過自己。麗查翻來覆去的想念。低下頭去。直不將第三箇指點出來。後面驍隊長又厲聲叫道。還有一箇

究竟是誰啊。麗查喫了，一驚，苦苦的擡起頭來，還沒動彈。旁邊那教士又催促道：「姑娘，可是看不分明麼？麗查被這一下提醒了，沒奈何，指著柯列基，將發出極小的聲氣道：「那一箇話猶未了。柯伯爵夫人驀地搶幾步上前，帶帶問道：「那一箇是誰！及至到得麗查身旁，又道：「這一箇麼？姑娘不會錯認麼？須得定下心來，仔仔細細的看咧。麗查有些不好意思，又低下頭來，答道：「不錯，認柯夫人道是，不錯麼？麗查道是：「柯夫人廳的走到柯列基面前，登時抖擻擻，悲淚雙垂，嗚咽道：「這是怎麼說！那是貴族們做的事麼？真是下流卑污的禽獸。柯家的聲名，是好伯爵的勳位，又怎樣是好不知人事的不愛廉恥的……夫人一面叱罵著，一面哭泣，不成模樣。聯隊長官隨對著大眾道：「如今啊，諸君受的嫌疑，已是水落石出，儘可退出，回家罷。這三位須帶到陛下御前，該是怎樣處罪。聽憑陛下御斷，說罷。眾人謹敬奉令退出。隨後麗查父女，坐了馬車，和柯李薩三人一起，由差官前導，引入宮中。柯夫人難爲情，本不願再去，眼見這丟臉的事，無奈奉旨，欽案不容迴避，只得同伴而行。

看官若是俺們中國舊時說部。凡是遇見什麼進宮引見欽審要案那些事。必有一場大大的敘述。鋪排使看官們十色五光。天花亂墜。但是如今做這部小說的人。他生在立憲政體國中。像俄羅斯那樣專制政體政治敗壞之國。君主雖則威風。他心裏並不羨慕。以爲萬萬不如他自己國中制度要好得多。所以將那專制君主的威嚴顯赫什麼九重天子什麼天下一人的俗套話頭一筆抹煞。不願意提起。這就是和別的小說不同之處。看官們也須領會這一番意思。不可輕略看過閒話少表。如今單說三箇犯人和霍家父女和柯夫人。一同在朝房預備停妥。召見上殿。皇帝陛下第一先將眼光留意在麗查身上。見他風姿嫵雅。體態溫柔。暗暗地龍心已有幾分憐惜。隨後又看到犯人開口問道。這三箇犯人之中誰犯的罪最重啊。著實招來。柯列基也不抵賴。當先擡頭奏道。小臣害怕罪該萬死。這是你麼。右旁的科。召夫慌忙接著奏道。臣啓奏陛下。三箇小臣犯的是。一箇輕的左邊。薩開那也。奏道。小臣們該死三人之中一點沒有輕的。一箇人這一奏。

倒弄得皇帝決不下來。當時皇帝龍心似乎聽了，

怎樣震怒，但想

犯罪必有首從，斷無同等同罪之理。隨又向麗查問

重大的案子，你必

須一字不遺，一字不假。老老實實的訴來。真啊假啊？

你的訴詞，定他們的罪

名。須得立誓實訴。麗查應道：領旨。又問這三人之中，作辱你的，究竟是誰。麗查聽上

本是蒼白。如今又加上些淡紅，囁著不敢回答。又問怎麼樣啊。麗查勉強道：是誰

小女子不知道。又問：分明麼？定然如此麼？麗查道：是不能辨認。皇帝想了一會，又

道：恁地時，可除了朕親自御斷，也沒別法。朕且先問你這三人之中，年紀最長的是

誰。柯列基打一拱道：是小臣。皇帝又問：那家財最富的是誰？只聽有人答道：是小臣

大家一看，原來又是柯列基。皇帝隨高聲道：就著你，和這姑娘結婚。柯列基聽了，這

意外御斷的話，恍惚著沒了擺佈，只呆呆地不言不語。只聽皇帝又道：今晚就在聯

隊營裏廳堂上行結婚之禮。凡是你屬下的財產，一概讓給新婦。霍麗查收受還有

他兩箇的家財，也是照樣辦理。再者，你三箇人待今晚行禮已畢，著一同發配西伯

利亞邊遠充軍。你衆人都聽見了麼。麗查那時魂不附體不得已。只得照例謝恩。他父親也按著軍醫的例恭恭正正行箇敬禮。皇帝又回頭看著柯伯爵夫人。只見他萬種新愁現於顏色。一般哀傷絕望的景象。覺得很爲可憐。隨對他道。伯爵夫人。卿雖則悲傷也。須體諒於朕。卿替人忠誠効力。不幸無意中變成仇人。但卿素以慈善爲心。將來天帝必有慈善之報。降在卿身。朕按照理義。毫無偏私。以後格外敬愛於卿。斷不致因此輕視卿。必須牢牢謹記朕的諭旨。皇帝向柯夫人安慰一番。隨即起座。又看著三箇人道。雖則因爲犯罪發配遠邊。但因你們朋友的交情甚厚。義氣甚好。你們的爵位官職。朕依舊賞給你們。不去褫革便了。皇帝各各降旨已畢。於是大家一同退出御前。暫且分回邸寓。日間無事不表。且說這一天晚間。就是麗查和柯列基奉旨成婚的日期。只因有充配西伯利亞一舉。因此犯人和苦主都是迷離恍惚。和做夢一般。大家你也忙我也忙。儘這晚上些須兒工夫。婚禮之外。還要把行裝準備。一齊辦妥。迨到天色已暮。聯隊營廳堂上。滿地鋪著紅氈。數千枝蠟燭照耀如

同白晝近衛的將校一概穿著大禮服齊來祝賀。皇帝陛下命一位侍衛武職大員、皇后陛下命一位女官到場代賀。只可憐這一邊是威儀堂堂行喜慶大典。那一邊馬房門前裝載罪犯的檻車早已準備齊全。這行婚的贊禮人就派出李召夫薩開那兩箇客人之中有夏狄那公爵夫人和薩開那母親他兩位到場。雖說是躬逢盛典。其實是爲了他兒子他兄弟發配充軍淒酸萬狀。只自苦在肚裏不敢哭泣出來罷了。且說吉時一到柯列基的伯母伯爵夫人扶伴著柯列基一同來到禮堂之上。陡聽得那壁廂琅琅起了讚美歌之聲。柯列基無限悲憤露在臉上。他想欽奉聖斷受那結婚暴刑。真是有苦沒處訴。一步一步帶怨含愁走過客座之前。歸了自己座位。他一經坐定。那歌聲已止了。滿場暫時靜肅。一會又聽噤噤啞啞的音樂。又奏起來。緊接著穿著禮服的侍衛武官導領新娘麗查。悄然而入。麗查身上滿身被著絞綃頭上。不帶橙花。乃是插的薔薇。上面穿的純白上衣。下面圍著元黑的長裙。這些服飾都是重嫁再婚用的。你道誰人叫麗查穿那樣服色。原來乃是麗查自己要那。

樣打扮他的意思。既不算是柯列基妻子，也不算是寡婦，也不算是閨女。且說麗查一到柯列基見了，立起身來迎上一步。麗查勉強將手遞給於他。這一場婚禮就此爲始。讚美歌又誦唱起來。教士立在他夫婦前面先自演說一番。隨問柯列基道：貴官願和這位姑娘結婚麼？柯列基心裏雖則不願，但面子只得道：正是如此。教士又對麗查也是這樣動問。麗查也是勉強答應。隨見有人捧過黃金盃子遞他們斟上神酒。先遞到柯列基嘴邊，後叫麗查嘗飲。照樣來往傳遞三次。那贊禮人李薩兩箇過來，立在兩人中間，互將兩箇新人的指環交換。於是教士陪伴他們在神前交拜。按照俄羅斯風俗，夫婦應當拜神之後，行箇接吻禮。當下教士就傳命接吻。麗查到得這時，這纔和柯列基兩面相對。兩人心裏都懷著鬼胎，各自不安。新郎想那女子因爲俺們侮辱於他，莫不懷了三生讐寇之念。新娘疑著這男子莫非不是那晚的兇人麼？一面想著，一面大家仔細端詳。一回隨又聽教士再傳接吻之命。兩人依舊遲疑不決。教士又高聲喊道：不必懷疑。這乃是奉神明之命的。柯列基這纔醒悟過。

來略爲屈一屈。他的高大身材，向新娘嘴脣上，咬了一下。這婚禮就從此爲止。那無數來賓客人，一概齊集他夫婦之前，都述些祝賀之詞。伯爵夫人也向新娶姪婦行箇半禮。惟有那霍洛華老人，當他們行禮之時，心裏是無限憂憤。想我父女兩人不知怎樣被貴族憎厭，如今奉了御斷成親，更不知怎樣妬忌我父女兩箇夾在衆人之內，或有什麼災難臨身也未可知。恁地一想，一步也不敢離開女兒身旁，却加倍留意緊守著這裏。柯列基待到禮畢之後，先和新娘寒暄一回，繼向教士申表感謝之意。隨獨自過去，領導親友們到休息房裏歇息。須臾刻整束行裝，預備上路。單膝下，霍家父女兩人沒一箇人去招呼他們。冷清清地，跼踖在廳堂之上。那無數枝蠟燭都已點殘，光華黯黯，停了好一會，纔有兩三箇士官妻子走了過來，卻見他兩人靜悄悄淺語低聲，不知談說什麼。麗查身遭那種冷待，實是悲憤不堪。對他父親道：父親可痛啊，可恨啊！今天遇見這樣情形，兒想起來還是死了強得多。霍老人道：怎麼說當著讎人終不能不報復啊？若是有一日報了讐你，然後說那話也不爲晚。正

在說著。忽見一箇人來到麗查身旁。施行一禮。父女一看。原來是宮裏的命來侍從。人說道。伯爵夫人的馬車早已預備好了。麗查起先不知伯爵夫人是誰。陡然想到原來是稱呼自己。不覺喫驚半疑半信。道。怎麼我今晚做了伯爵夫人。因又想起哦。三箇貴族今晚一同發配西伯利亞。隨對來人道。煩你少待。先與我通知伯爵。說我有話講。那人問道。夫人有什麼話啊。麗查道。嗜我自有的要緊事。那人聽了。只得奉命前去通知。一會只見柯列基已更換衣服。手裏提著皮帽子。踱了入來。原來他心中非常氣憤。飲恨吞聲。上那充軍之道。臉上現出一種說不出來的悲慘形容。越越地問道。可有什麼事。麗查答道。原有些事要和你商量。請你略慢些兒。動身上路。柯列基道。陛下有旨命婚禮畢了。就次第起行。麗查道。今番雖則奉陛下諭旨。但未免辦得太過。我是斷不想望有這樣的結果。總而言之。都是出於意外……柯列基道。是啊。你却稱心滿意了。麗查道。哎呀。我實在沒有存心要害你。到這樣。我只想要這回陛下斷的。實是過於嚴酷罷了。柯列基道。你對著諭旨。直說那樣話。乃是大大

的不敬。你爲什麼說想不到這樣呢。麗查道：你在三人之中，若不是犯罪最重的人，陛下怎地斷你。我自然沒有話說。啊！如今只索隱恨罷了。柯列基笑道：哼！俺們三箇都是犯的重罪。啊！麗查道：你自己必然知道的。我的聲名不論如何總要向你三人之中的一人收復回來。所說一人是誰呢？我就在陛下御前也不會供出。這是我。最抱隱痛的提起這起事。我至今還是慚愧不已。說著兩手遮住了香腮，十分羞赧。柯列基道：事到如今也毋須說那話了。伯爵的勳位、伯爵的財產，一齊到了你手。只這些你的聲名，早是十二分收復回來。此外你還有什麼奢望麼？麗查聽了這不中聽的話，更是大大不開懷。連聲氣也有些發顫，問道：你說什麼！我的身體受了污麼？我已猶如隔世自己也不知道。但這心神卻一點也不會受污。伯爵的勳位、伯爵的財產，那些骯髒東西我是一點也不要。我的心願只望將那污我的姓名探問明白。已是十分滿足。這箇必須你告訴於我。你或因有嫌疑不肯告我，但名分上霍麗查已是你的妻子。別人任你隱瞞，你對著妻子可沒有該當隱瞞的道理。著啊！請你

快與我直說。柯列基道：「這不是姑娘賺人麼？那人既侮辱你，你自己身受，豈有不知却故意來問我？我斷然沒有要隱瞞你之理。但也何須定要對你說知呢？」麗查被他恁地一說，逼得沒法，指著基督聖像立一箇不說假話的誓。那時一種嬌柔姿態，真是描也描不出，畫也畫不像。柯列基見了那種形容，不覺恍恍惚惚，魂靈兒猶如飛入雲霄之內。忽地又有一件事兜上心來，覺得從前那一晚紅茶館的光景，麗查的呼喚之聲，一霎時都到了耳邊。眼下真是往事墮歡不堪回首，但想麗查悲傷怨恨，難不成當真連侮辱他的人面也認不出來？那實是奇怪詫異的事。再轉一念，又不禁起了憐憫他的心腸，意欲將那人姓名老實向他告訴。正在估量，忽聽得轆轤轆轆一片車輪聲音，轉得震地轟然。原來送配他們往西伯利亞的檻車，到了時刻，已在門前。柯列基對著麗查一團又憐又惜，又驚又愛的熱腸，登時被他弄得冰冷。麗查滿心想柯列基說出姓名，也就含糊將就下去。及至聽得囚車一到，那股報讐雪恨的心念，又如潮如火湧了上來。柯列基說道：「俺們三箇人，科罰這樣嚴刑，可知

犯的罪。已是照例受償了。既然已經受償。姑娘。你不是早已遂了願。別的再沒甚話。說麼。如今我須去了。你只索安樂過著。光陰罷咧。說罷。回身向外急急走了去。麗查遠遠望著他後影。不言不語。一會隨跪在聖像之前。禱告道。尊神！但願那侮辱我的正犯。就是他。我很愛他。求神鑒察。剛剛禱畢。外邊馬車上的車鈴一陣喧搖而起。啊。這是要立刻起行了。麗查只得離了這裏。走出門外。立在窗戶底下。那漫天的雪。正飛舞繽紛。纔降下來。三箇囚徒。並立在教士之前。受那最後的祈禱。門外邊是。閶闔擁擁。不知聚集了多少市民。都替那可憐的罪人。共表同情。濺幾點別離的眼淚。門裏邊。是雁翅般排列著兵士。都在送他。又敬又愛。隊長的遠行。手裏箇箇擎著。通明的松脂火把。照耀得大家臉上一色。是悲慘形容。還有那拋著雪白滾滾淚珠兒頭也仰擡不起的薩開那老夫人。和那與兄弟接吻。祈禱他一路安康的夏狄那公爵夫人。更有上前殷勤握手。眼光釘住親姪兒。轉動不得的柯家伯爵夫人。沒一箇不是宛轉悲嘆。淒涼萬狀。古人道。是最苦生離別。今日這一番情形。真也差不多。

了。且說柯李薩三箇人。到得萬不能再爲耽擱之時。沒奈何。只得登上囚車。那騎馬的憲兵。操著繮繩。望上一拾車輪子。就軋軋的展動起來。那些聖彼得堡市民。有些捨不得。吆喝一聲。車子已衝冒著雪片。出大門而去。麗查呢。那耳神儘跟著那車輪聲。飛駛過去。直待聽不見聲音。還是身如木石。呆立著不動。忽地被他父親在旁一喚。這纔把魂靈兒喚了回來。喊道。父親去罷。兩人手挽手。也出了大門。見一輛很華美的雙馬車。早已等候著。馬夫見他們出來。喊一聲。伯爵夫人。車子在這裏著。

第十回 濁富

霍家父女。坐著車子。回了自己。很不相配的伯爵夫人。舊家。這一天晚上。麗查一人。忽地起了極大的變化。真有雲泥之別。他心裏見了別人。喫驚。反是想著自己。喫驚。得利害。因此一夜工夫。片刻也不會合眼。到得第二天早上。邀同父親踏雪。到他亡母墳上。麗查是不必說。他父親想到妻子在九泉之下。知道此事。不知怎樣歡喜。又不禁流下淚來。但因女兒得了如此榮名。也自十分滿足。一會埽墓回來。筋骨裏鬆。

了氣。忽然覺得萬分疲困起來。簡直有些擋不住。實因這兩天過於辛苦所致。差不多又老了十年光景。當即望牀上一躺。昏沉沉睡去。這裏麗查進得自己房中。不覺又喫一驚。只見案桌上不知插列著多少朶的花枝。原來都是親友相好送來的祝賀敬禮。爭香鬪色。堆積如山。及至一箇一箇取起名片來看。內中有好幾箇當他母親亡故之時。並不前來弔唁。送哀猶如和霍家斷絕來往一樣。如今見麗查得了財勢。又巴結拉攏起來。麗查看著那花博得箇幾回冷笑道。這正是世人炎涼的故態。正在獨自遣興。忽報親的友的。老的少的一箇一箇尋訪前來。一霎時屋裏擠得插足無地。水洩不通。也有道賀的。也有致祝的。也有抱歉的。也有寒暄的。說不盡。齋肩詔笑。畫不出。奔走趨承。麗查應酬得眼也花了耳也聾了。真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及至賓客漸漸去了。父女兩箇隨即出門到柯列基家中。但又慮柯家的人必然又輕侮他們。誰知到得那裏。意想不到大家竟謹慎伺候。毫無怠慢形色。反倒戰戰兢兢。惟恐服侍不週。這是爲何呢。原來小人又有小人的心眼兒。他們想這位伯爵。

夫人是親受皇帝陛下御恩的。若是觸犯了他，定然立即受罰。若是巴結了他，又是炙手可熱。只看我家老爺，尙且爲了他受那樣重罪，豈不可怕麼？恁地一想，所以與霍家父女兩箇心腸竟差了道兒。這且不表。且說麗查先將他父親領入丈夫的住房，一同坐下。他父親撇著嘴道：「真顯煥啊！看官們不知柯列基家在貴族之中，本算得第一箇鉅富。少說說也不止幾百萬家財。那屋內裝飾安置，自然是無所不有，十色五光，再加他家，又有數的勳閥名門，更不知藏著多少珍奇寶貝。至於這外邊裝飾安置的，還不過是九牛身上的一毛。霍老人已是驚詫得，不堪言狀。却也難怪。當下幾箇家人奴僕們，走上來分頭伺候。有一箇指著鋪在地下的熊皮說道：「這是老爺二三年前出去打獵，親自打了來的。」霍老人道：「哦，恁地麼？」說著，只顧向著那熊皮看。麗查却似乎別有所思，不知想到什麼。靜悄悄地，四面畧看一遍。家人又道：「家人們伺候著夫人，可是住在這間屋裏麼？」麗查道：「唔，咱們不住在這屋裏。家人道：「恁地，夫人另有別邸！」麗查又搖頭道：「唔，家人道：「那麼住在那裏？」麗查道：「依舊住

在從前舊屋裏。家人道。咦。怎麼不搬到老爺這裏府第來麼。麗查道。是自己有房。屋住在那邊。慣了。家人一想。既嫁與柯家。却又住在自己宅裏。自己家宅呢。又是平常的舊屋。有名的柯列基伯爵夫人住的是舊屋。不覺聽得呆了。沒了話說。麗查又見壁上掛著一箇影像。問道。這是誰人。家人答。那是老爺的胞妹姑娘。又問第二箇。！答。這是老爺的娘。老太太老爺出門。本要將這影像帶往配所。只因過於慌忙。一時。忘卻了。麗查道。如此。須趕快。差人送去。纔好啊。家人道。只請夫人吩咐。遵行。麗查聽了。看著家人的臉。想了一會。似乎決定主意。問道。你可知道老爺今天的宿站麼。家人答道。知道的。麗查道。既這樣。簡直著你。趕送前去。先拿個什麼大箱子來裝著。家人領命出去。這裏倚靠在長椅子上的霍老人。兩手搭在膝上。精神委頓。懵懵地看著女兒那邊。連說句話的氣力也沒有。不一會。那家人捧過一箇大箱子來。麗查一面指點家人動手。一面親自上前料理。凡是這屋裏的要緊貴重物品。以及書籍等類。一概裝入其中。那兩面影像畫鏡。卻除下。放在桌上。包襯好了。也夾在箱子中。

間隨吩咐家人道。趕快將這箱子追送前去。家人道。領命。噯。老爺見了。必然十分歡喜。咧。麗查又問你叫什麼姓名。家人答。家人名叫福華斯。麗查道。哦。哦。恁地麼。從今以後。這府裏。不論什麼事情。都要仗著你。經管通報。總要和老爺在家。日一樣。不可稍有變動。不但這般。更須比老爺在家。格外加倍小心。老爺不在家。一天這東西物件。就好。好。保守一天。一樣。也不可遺失。待老爺回來之後。見和他出門時候。依舊一般。絲毫不換樣子。那纔好。咧。家人答道。呿。恁地說來。老爺難道重得回家麼。說著。已是滴下淚來。麗查道。我想必有回家之日。家人道。呿。當真麼。但願老爺早一天回來。家人們就早一天歡喜。更望他比在家時。格外康泰安甯。家人們就十分慶幸了。說著。進前兩步。捧著麗查的手。接了兩箇。吻。麗查又道。天神有靈。自必遂你們的願望。但以後你必須每禮拜到我家前去一次。我有許多說話。要探問你。今天俺們就從此回家。說著。向他父親一看。原來早已靠在長椅子上。鼾鼾的睡熟了。那臉面映著冬天。淡薄的光。也不像似活在世間上的人。只是衰瘦青白。得不成模樣。麗查禁

不住大大的喫驚暗地顫了兩顫。隨聽家人稟道：待家人去吩咐預備馬車說罷。意欲回身出去。麗查連忙叫道：母須這般只往外間雇一輛行家車子。便得家人道：這府裏有自己現成的馬車。只一駕配就是。何須外間去雇。麗查道：嗜我另外有別的意思。你只依我雇來便了。家人道：夫人既恁地說。家人也不好違拗。只得遵命去雇行家車。麗查道：正是如此。好當下家人出去。將馬車雇好回來。一路上想著伯爵夫人如此行爲。更是稀罕。不懂這裏。霍老人經麗查扶上車子。他總是昏沉沉地。毫無精采。到得家裏。一直就上牀去。好一回大睡。及至睡醒過來。身子依舊離不開牀褥。總因過於勞頓。變成癆病模樣。從此之後。那病勢竟一天重似一天。起來任是延醫診治。無奈這肺癆之症。乃是醫生最束手難治的。臥在牀裏。不滿十天。一位老軍醫就抱在孝女麗查手中。悠悠逝世。臨終時候。留下幾句遺囑。第一件命女兒堅守今日的貞操。不可變移。不可搖惑。上不負皇帝陛下。的御恩。下不污霍家祖宗的聲名體面。必須全始全終。第二件道：母親的喪服。還不會滿。又遭爲父的喪。甯可將

爲父的喪儀。忽略些兒。不可把母親悲苦拋忘。腦後麗查當下哭泣。領命禱祝他。父親早日升天。及至逝世之後。外間沸沸揚揚。又傳出許多話來。並不說死的是箇休職軍醫。卻道是柯列基伯爵的岳父。想必他身後的榮華和顯煥的葬禮。必然與衆不同。大家都暗地等著看熱鬧。到得治喪之日。誰知麗查也辦得和他母親一般。萬分質樸。一些沒有鋪排。不由得大家又是喫驚。沒一箇不點頭讚歎。麗查辦好喪儀之後。檢查銀箱。只贖得十箇盧布。合墨銀十圓之譜這十箇盧布。乃是事前預算用過多餘下來的。隨將來交付家人待用時。再取家人見夫人這般辦事。這般度量。都起了敬畏之念。這一天。柯府僕人福華斯來到霍家。動問道。家人們對著夫人的老太爺也。須有箇道理。辦理喪儀。那一天。該是怎樣致敬。還求夫人指教。吩咐麗查連忙阻止。道。唉。唉。那些事。斷然使不得。現在去世的並非伯爵夫人的親父。乃是一箇平常軍醫。和伯爵家中一點沒有關係。你們大家要行敬禮。那是斷不敢當。你們必須聽我的話。不可張皇。爲是福華斯道。家人領會了。但近時因夫人忙箇不了。家人有些事。

也不便稟報。今天打莊子上送來一注麥子的銀子。請夫人的示。該是怎樣辦理呢。麗查問道。那莊子在什麼地方。福華斯道。莊子的所在。名叫科馬利奴。這府裏所有的土地。要算那裏第一。最大。每年夏天。老爺必往那裏去。一遭兒。今番爲了老爺出門。那莊子上看守家人們的薪工。一概不會給付。麗查道。哦。好好。那箇我照舊辦理便了。你所說送來麥子銀子。是多少數兒。福華斯道。二萬三千盧布以外。還有家政上一切事情。都不會對夫人說。知今天先把這件緊要事稟告。麗查問。可是緊要麼。福華斯道。唔。爲的很爲緊要啊。麗查道。恁地。明天我親自前來你們早些伺候著便了。福華斯問什麼時候。夫人到來呢。麗查道。準三下鐘。福華斯又問。夫人用膳。該怎樣預備啊。麗查道。毋消預備。只照常行事。福華斯道。如此。兩下多鐘。差放過馬車來迎接夫人。爲因夫人常時不用馬車。那馬疲倦下來。反都害了病。因此上請夫人時時乘坐。纔好。麗查本意。柯列基家的東西。一概不屑去用。及聽家人說了。凝想一回。道。恁地麼。如此。你明天備馬車來迎接便了。福華斯領命而去。麗查隨入了父親停

柩屋中細細揣量自己的進退行止。看官可知麗查如今的命運也實在萬分稀奇。家裏自從母親亡了之後。接著父親又亡。已嫁的丈夫遠遠的謫戍西伯利亞。不能不獨自替他看守家門。他這伯爵夫人不過是一箇名義。並無一點兒柯家眷行。逕模樣。因此上既不似霍洛華的女兒。又不似柯列基伯爵夫人這身如大海浮萍的麗查。怎樣處置是好。只覺迷迷惑惑。晃晃蕩蕩。沒箇擺佈。這且暫時按下。到得第二天午後兩下鐘。伯爵家的馬車。如流水般的駛來迎接。麗查坐著卽往柯家。福華斯早在大門前等候。直領到伯爵書房。請在火爐前面一張安樂椅子上坐下。隨掏出一箇小鑰匙來。交與夫人。啟道。這屋角上銀箱裏藏著的銀子。就是打莊子上送來的。請夫人檢查一遍。再這府裏的財產數目帳簿也放在裏邊。麗查當卽起身。開了銀箱門。一看果然有二萬三千盧布的銀行鈔票。用紙包著。麗查望著他。想了一想。這二萬三千盧布大款他家來得這麼容易。再想自己囊中單賸下十箇盧布。從昨晚到今兒不知又用掉若干。儘著這些兒銀子。須勉強支持自己家中本月開支。

費用。但。只。這。裏。這。一。宗。大。銀。子。又。是。誰。的。財。香。啊。乃。是。由。皇。帝。陛。下。御。斷。歸。我。執。掌。的。論。理。還。不。光。是。這。些。就。是。這。府。裏。貴。重。的。珍。奇。寶。貝。以。及。金。銀。珠。玉。服。飾。器。用。連。這。府。中。房。屋。那。一。件。不。是。該。當。我。有。但。我。生。性。不。能。享。受。富。貴。只。能。仍。藏。著。老。軍。醫。孤。兒。名。下。的。十。箇。盧。布。守。道。安。貧。別。人。不。能。堪。此。我。霍。麗。查。處。這。種。境。遇。沒。甚。稀。罕。想。罷。自。己。又。點。頭。稱。是。隨。解。開。那。鈔。票。的。紙。包。問。道。你。昨。晚。所。說。要。給。付。的。薪。工。該。要。多。少。呢。一。面。按。照。福。華。斯。送。來。的。從。前。舊。帳。細。細。記。在。自。己。帳。簿。上。却。儘。著。算。那。餘。多。的。銀。數。旁。邊。福。華。斯。想。夫。人。不。知。怎。樣。節。省。費。用。難。道。該。用。的。都。不。用。麼。心。裏。暗。暗。著。急。要。想。提。醒。於。他。又。怕。侵。犯。夫。人。主。婦。之。權。鬧。箇。大。不。敬。只。得。按。住。不。言。又。想。到。主。人。出。門。時。候。帶。的。銀。錢。不。多。路。上。定。要。短。少。費。用。又。加。西。伯。利。亞。邊。境。物。價。非。常。昂。貴。他。住。在。那。裏。身。體。何。等。拘。束。不。能。自。由。動。不。動。都。有。人。看。管。監。守。花。起。錢。來。帶。的。少。用。的。多。因。此。又。加。上。許。多。艱。辛。困。苦。若。能。領。取。一。注。銀。子。送。往。主。人。手。邊。主。人。更。不。知。怎。樣。歡。喜。想。到。這。裏。惟。有。睜。著。眼。暗。自。流。淚。卻。還。凝。望。著。夫。人。數。那。鈔。

票。目。不。轉。睛。麗。查。計。算。已。畢。將。銀。子。分。一。注。一。萬。五。千。盧。布。鈔。票。另。行。封。好。裝。入。箇。信。袋。那。時。紅。日。已。是。沈。西。手。裏。黑。暗。暗。看。不。清。楚。喊。道。蠟。燭。福。華。斯。當。卽。點。了。蠟。燭。捧。來。放。在。寫。字。檯。上。麗。查。取。過。筆。來。聽。聽。如。掃。落。葉。般。寫。了。一。紙。書。信。也。插。入。那。信。封。裏。交。與。福。華。斯。道。明。天。第。一。次。郵。寄。時。候。將。這。信。寄。去。福。華。斯。接。過。去。一。看。原。來。是。寄。與。西。伯。利。亞。主。人。的。他。一。半。敬。服。一。半。歡。喜。又。掉。下。幾。點。眼。淚。來。只。覺。感。慨。填。胸。情。不。能。禁。一。句。話。也。說。不。出。惟。有。跪。倒。在。地。又。捧。著。麗。查。的。手。接。幾。箇。吻。麗。查。也。自。喜。樂。不。勝。將。眼。睛。只。看。著。福。華。斯。福。華。斯。舉。著。那。封。銀。信。說。道。難。得。夫。人。想。到。家。人。實。是。萬。分。喜。歡。不。知。怎。樣。說。法。纔。能。表。出。家。人。恭。敬。愛。慕。之。意。著。啊。老。爺。在。那。西。伯。利。亞。冰。天。雪。窖。之。中。那。種。苦。楚。想。必。夫。人。以。前。也。不。得。知。道。天。氣。又。寒。冷。景。象。又。岑。寂。從。頭。到。脚。從。早。到。晚。總。是。遍。身。的。不。得。自。由。他。歡。喜。吸。的。煙。捲。也。不。得。到。口。他。早。晚。想。戀。的。夫。人。連。箇。影。子。也。不。到。眼。中。真。是。活。在。世。間。毫。無。樂。趣。夫。人。却。恁。地。深。謀。遠。慮。家。人。想。到。的。事。夫。人。早。已。辦。成。怎。叫。家。人。不。代。老。爺。感。激。從。今。以。後。家。人。

做夢也做得安穩了。家人跟隨老爺已有二十年。老爺看待家人和自己子弟一樣。今番若將這注銀子由家人送去。老爺收受下來。想夫人用心到這樣仔細。週到定然感謝得終身不忘。家人活到偌大年紀。生平也不會遇見這樣歡喜的事。福華斯萬分感戴麗查。麗查却反覺得難過。說道：莫說你要歡喜。就是我也喜得不可形容。從今以後。老爺身上的事。自必格外用心留意。不論何時何地。你也須加意幫扶。著我纔好。福華斯道：啊。家人中什麼用全仗夫人一力維持。將來這柯家不致衰敗下去。都是你夫人之賜。總求夫人看顧。老爺面上格外多用些精神就好了。麗查道：既如此。我也懂得你的意見。你話可說完了麼。如今若沒有別事。你只隨意自去便了。福華斯遵命退了出去。這裏麗查坐下一張柯列基在家常時躺睡的安樂椅子。舒力養神。約莫有半點鐘時候。靜悠悠的猶如睡熟一般。但則不知想著什麼。也不知道做什麼。夢兀自從那倦閉的眼眶裏流出幾行淚來。溼透了香腮玉頰。

自此以後，麗查常常到丈夫柯列基家查看監督。遇著沒正經事情，有時看望丈夫親手製辦的器具，有時繙閱架上的藏書，又或獨自心煩，喚過誠實忠良的老家人福華斯，和他談講談講從前的往事。除了這些以外，也沒甚消遣。至於什麼宴會什麼嬉游，什麼公園什麼跳舞，一概辭絕不到，也不像是高等婦女社會中人更不合伯爵夫人的體統。你道他心裏怎樣？原來他一心一意勵精圖治，要使柯列基家做成一箇轟轟烈烈的家門，造成一箇堅堅固固的基業。一天到晚經之營之，片刻拋不掉這事。可知柯列基從前不曾聘娶妻房，中饋沒人主持家事，沒人料理。因此上一切禮儀秩序的事，棼棼亂亂，都不曾立有規模。就是經理財產帳目等等，也是如水般滾流，茫無頭緒。自從麗查出入之後，別的自然毋消說得獨有銀錢款項，他更是加倍用心監督著奴僕人等，分毫不得含糊。絲忽不得舛錯。奴僕等如有冗多，他就裁撤下來，分別派遣別處，或是看守莊屋，或是管理田園。家下人員，既不致擁擠外邊事務，也不致拋荒。凡有多用濫費，沒一處不力求節省。這樣辦理，出款一天少

似一天進項一天多似一天就把柯家家財越發累積得充裕也算不清楚福華斯起先雖則有些疑慮恐懼到得逐漸一天一天看來知道主婦乃是一片丹心毫無可疑之處那得不五體投地敬服萬分暗地祈禱天神說柯家從此降來一位救世尊我主人的門第光榮都出在他一隻擎天之手且說有一天麗查正在整理銀箱無意中搜出一束破舊的紙件並不在意拿起一張來展看咦乃是不堪卒讀的一封信書隨也不看完直投入火爐裏焚燒不留形跡後又拿起一張想這裏頭莫不還有婦女的手蹟也是焚燒的材料麼及至到得眼裏不料果然是女子筆蹟再復細看啊原來是柯列基胞妹愛蓮寫的麗查久已聞得愛蓮的名因從前和福華斯閒談時福華斯已經說過又素來知道愛蓮和胞兄柯列基有些不大和睦但不能知道內中原因任是探問福華斯福華斯生性不愛道人短處只愛褒獎他人因此再也不肯直告麗查把愛蓮二字久擱胸中懷疑多日總要想得他們實在情節這一天忽地得到他這張機密的文字自是歡喜非常隨卽仔仔細細看下去看一

回想一回。這纔將其中情節。揣摸出來。愛蓮在十二年前死了丈夫。他丈夫死後。無端鬧成一起疑難公案。外間人議論紛紛。都說他丈夫不是善終。乃是被害。這被害一事。有嫌疑的人很多。愛蓮自己也有些形跡可疑的話。因此愛蓮這張信上。細細剖白他自身清白。並無虧心意。欲求他胞兄幫扶。替他伸冤。雪枉他胞兄柯列基不理睬他。愛蓮情急。又寄信來前後共是三次。末了兒那信言語之間。大大的怨恨他。兄長存心刻薄。毫無手足之情。當下麗查從頭至尾看完了。已大略知道內中情節。想了一會。隨將原紙依舊安放舊處。立即呼喚福華斯。福華斯應聲入來。麗查問道。福華斯。先前那天。你會對我說起老爺胞妹姑奶奶的事情。我已略爲知道。如今我忽然想到。有箇主意。你須將你知道的情形。老實再說與我聽。福華斯似乎喫驚。喊道。啊呀。麗查道。怎麼說。福華斯道。我的温良忠厚的夫人。請吩咐便了。麗查道。那時姑奶奶家可有別的人麼。福華斯問道。夫人這話。是什麼意思呢。麗查道。可有兒女沒有。福華斯道。當時有一箇七歲的小少爺。麗查道。但姑老爺怎樣。可是去了世。

麼。福華斯答道。嗜。是可惜去世了。麗查又問是病故的麼。答料想總是這般……麗查道。哦。你不是在這邸裏當了二十年差麼。既當差二十年。難道姑老爺還不知道。你說不知。試問誰人能信你來。福華斯答道。嗜。實。因……委。實……那。箇……病。故。啊。麗查問什麼病呢。答道。嗜。病。是……委。實……那。箇……暴。死……麗查駁道。福華斯啊。你說什麼。那。是不誠實麼。既是病故。可有暴死的理麼。福華斯著了慌。幾乎回答不得。連忙想出一句回答道。嗜。嗜。那。箇。樣。約。莫。叫。做。中。風。啊。麗查道。福華斯。可果然如此麼。答確是如此。嗜。嗜。福華斯說著。早已急得出了汗。只見頭皮上熱氣蒸騰。額角上青筋出現。麗查一想。這件事若定要他說出。怕有些爲難。我也不便過於逼迫。當即改換話頭道。時候已遲了。說著。立起身來。似乎要回家模樣。福華斯見了。也故意打混。好似想起一件什麼事。啟道。哎呀。夫人。俺家莊子那邊。夫人。可要前去遊玩麼。這會兒時令正好。那地方又幽靜。風景又美麗。却爲何不隨喜遭兒。麗查道。心裏原想前去。但這時沒甚要事。也毋須定要去遊玩。福華斯道。嘎。別的也沒有

甚麼。不過是愛蓮姑娘住在那邊罷了。但因自從老爺出門之後，那邊混雜得不成箇體統。本來往時也不曾立下什麼規律。那些傭人等類，一天到晚橫行胡鬧，誰也管束不得他們。麗查道：若是恁地，我可不能不預備去走一遭。福華斯道：著啊。夫人若要去時，還求從早爲是，免得多擱一天。就多耽一天憂慮。說著，麗查又重復坐下。不知想念什麼。過了一會，說道：我意欲過了一禮拜之後，和你一同前去。暫且在那邊留住幾天，看是怎樣。福華斯見麗查那樣敏捷決斷，不覺又喫一驚。驚後又變爲歡喜。暗想：俺家的事，擋不得夫人提起精神。前來辦理，猶如快刀切亂麻，算得什麼。爲難心中，更是敬服不置。當下告辭出去無話。到得第二天，麗查已早是預備出門各事。第一件，先把霍家自己的產業器具料理。料理吩咐一箇老廚夫伺候著，件同前去。另有一箇僕人當卽辭退。那些錢財呢，寄存在穩安親戚家中。萬事整理停當，只等整裝出門。到得臨行頭一天晚上，又往柯家料理出門後，看管邸第各事。凡是屋中鋪設物件，一概命人用白布蓋好。麗查自己却在室中徘徊來往，獨自尋思。忽

地向福華斯問道。那天送給老爺的箱子，老爺可曾收到麼？福華斯道：「確是收到了。又問老爺歡喜麼？」答曰：「非常歡喜。咧，那漠漠長途，正沒聊賴時候，忽得那些物件預備送到，感慰的情狀，真是不可形容。曾經囑咐千萬道謝。夫人麗查又問：如此那銀子定然也照數收了。」福華斯道：「何消說得自然也到了。但至今老爺不曾有封回信來。麗查也就沒了別話。隨喚馬車往伯姑柯老伯爵夫人邸第辭行。但因老夫人事忙，只投了一紙名片，並不請求見面。隨後又命福華斯親到老夫人前，將麗查往莊子上的事代爲稟告，並問愛蓮姑娘那裏可有什麼事情沒有。老夫人聽了，向福華斯道：「別的也沒甚要說的話，只煩你們傳箇好兒便了。但則福華斯，你夫人此番和你前去，是什麼意思呢？」福華斯答道：「俺夫人是深謀遠慮的人，家人看來無非爲柯家的聲名體面罷了。老夫人道：『恁地麼……說著不知爲何長歎了幾聲。』」

第十二回 蒞 瘡

柯老伯爵夫人因姪婦要往科馬利奴特將姪兒結婚一件事細細的寫下一封信。

寄去告知科馬利奴莊子上的愛蓮。大略說，姪兒柯列基爲因年輕暴躁以致鬧出意外的禍，惹成今番的御斷重刑。如今懊悔也來不及，我爲了同族爲了一門不能拯救於他，不料連自己也被他拖累大大的壞了聲名，失了體面。因此近來心神非常懊惱。新姪婦霍麗查那人雖則不是富家，但却受過文明教育，性質溫和产品德高貴。當今婦女莫說中等以下人家就是高等貴族之中也不輕易遇見。無意中竟替柯列基找到一箇好夫人。這是我心中暗地歡慰的。今番他到科馬利奴，你須細細的體察看我的見識如何。云云。原來科馬利奴乃是一箇村莊，村裏大半是柯家的產業。當霍麗查未來之前，本村大家早已知道奉旨成婚那件事，謠諑紛紛，莫衷一是。大半都替他主人柯列基憤憤不平，道主人命運不好，以致遭那樣悲慘，際遇對著麗查呢，都嫌忌他猶如蛇蝎虎狼，有的罵他是毒婦，有的疑他是預先設下美人局，有意敲詐謀財，真箇滿村人沒一箇不毀謗痛恨。及至聞得麗查要到這村莊子上，裏來更是沸沸揚揚，紛紛擾擾，越發評論得兇，又聚集莊子附近的人，大家約定

任是見了新夫人立誓斷不和他來往交接。卻還要當面剝削他面皮。使他得意變成失意。且說麗查帶同福華斯和廚夫來到科馬利奴村。爲時正是五月半前後。一輪紅日。已是西沈。樹上的嫩葉。長得一綠連天。涼陰布地。牧場上的羊。都已牽了回家。一箇影子也不見。路上滿眼的野花。帶著微露。遠遠地山寺鐘聲。打那輕煙薄霧之中。緩緩的響渡過來。好一幅山村日暮的圖畫。這一行遠道馬車。漸漸已到了柯家莊子門前。只見一列蔽天的大樹裏邊。隱隱露出一所石築的二層樓屋來。車夫跳下車沿。牽著車輛。直到樓前停住。福華斯先下來。扶住麗查。領入樓下一間屋裏。噴果。然名不虛傳。是堂堂伯爵家的莊屋裏邊。鋪設安置的物件。那裏是鄉村所有的東西。說不盡繁華美麗。一張案桌上。點著一對蠟燭。壁上懸著一幅油畫。乃是柯列基母老夫人的小像。麗查等不及過去。捧了蠟燭。走到油像面前。細細的向他認看。只見那位已故伯爵老夫人。穿著堂皇大禮服。掛著珍珠的首飾。戴著紅寶石的簪子。有些嘻嘻微笑。柯列基的面相。簡直和油像很爲肖像。母子兩箇。可算得一板。

印成看了一會。當即將燭臺放下。撲的跪倒在不能相見的亡姑畫像前。默默的暗地祈禱。道我親愛的母親。神靈在天。總能看見我的心。肝願母親愛我這一點誠心。快叫丈夫除去憎嫌。我的心念翻成憐我愛我。嚶看官們不知麗查心裏却如此思戀他的丈夫。他玉骨冰心。既不想伯爵的爵位。又不愛伯爵的家財。只一心一意不能拋忘柯列基一箇人。他也不知三人之中到底那一箇和他結下孽緣。只可怪那李薩兩人。他心裏至今還是厭惡獨有柯列基。從那不曾配婚爲夫之前。早已起了一團愛情。不能自己。到得如今。更把前事忘在九霄雲外。但知我是柯列基的妻子。柯列基是我的丈夫。這箇情形。連自己也不知什麼原故。且說麗查到村以來。第一先須檢查土地田產的數目。爲因畝數過多。實不能急切辦理。至少必須一禮拜之期。第二這村內還有山。又有河。又有樹林。又有牧場。又有菓園。若要逐一清理起來。又須一禮拜。麗查先自己心算一遍。初到時休歇三天。到第三天午後。意欲前去看後花園。下了二層樓。剛走出門。忽然遇見一箇家人。啟道。穆羅若的家裏。要請見

夫人麗查不知是誰。問道：「穆羅若！那是什麼人啊？」那人答道：「愛蓮奶奶僕人的妻子。麗查道：叫他來見便了。」說著，回身走到客廳上。只見有箇婦人等候著。見麗查前來，起身行箇初見面的禮。原來這婦人生性最愛饒舌，不厭煩碎，外貌看似很好，其實存心很爲陰險。俗語所說「笑面老虎」正是這一類人。當下麗查先問道：「可有什麼事？」婦人道：「嗚，並沒別事。只因夫人來到這裏，婦人前來恭喜道賀。本意知道夫人定有一天來到，俺們愛戀著夫人，不知等了多少日子，天天想望咧。」麗查道：「我來得好麼？」婦人道：「夫人爲何說這樣話來？」俺當家穆羅若也早已等候夫人，意欲求夫人派些什麼事情來幹。願夫人福壽康甯。」麗查道：「哦，難得難得多，承你們好意。」婦人道：「夫人那件事是怎樣啊？」主人今番奉旨往西伯利亞去，這事可當真麼？」麗查聽了這話，心裏大大的不快，暗想：「這事從來不曾有一人提起，他竟恁地囉唆。」答道：「正是如此。」這村子裏人，他們是什麼意見啊？」婦人道：「是俺們是這樣想著。當今天子，乃是俺們主人的主人。天子和神聖一般，既下了旨意，不論什麼事，也不能違背啊。」麗查道：「村

裏人都是這樣想麼。婦人答都是如此。夫人……麗查道。我聽得還是道。我不好的。人多啊。婦人道。那裏話來。又低聲道。但夫人。俺們自己的主婦……曾說過……惟、有主婦實有些嫌惡夫人。麗查道。我和他向來不曾見過面……婦人道。夫人可要和他會面麼。麗查道。待我過去訪尋。若你主婦今天能得見面。我今天就去。你可回去稟告。等候我麼。婦人道。啊。不。不。主婦說過要前來拜謁夫人的。麗查道。你方纔不是說愛蓮奶奶嫌惡我麼。婦人道。是啊。但。主婦雖則說嫌惡夫人。却依舊要來求見夫人的面。也是生來的怪性兒。一會又道。我是恁地想。俺主婦和夫人是弟兄一般。既是弟兄。就該和夫人氣味相投。莫存那些小心眼兒。將來或是在夫人身上得些什麼好處也。未可知。只看夫人不是天子陛下也。大加籠幸麼。因爲這般。主婦若能和夫人要好。夫人扶助俺。主婦真是有千人萬人力量。毫不爲難。可奈俺。主婦身上又遭著莫大冤誣。外間人沒一箇不胡言亂道。這箇必須仗著夫人的大力。替他想箇妙法。將聲名體面恢復回來。纔好啊。麗查道。你說受人冤誣。是什麼事情呢。婦人

道。夫人原來不知。若是這村子裏。簡直沒有一箇不知道的。俺們主人身死那件事。真是非比尋常啊。俺主婦。夫人是知道的。有了冤屈。向那裏訴去。沒了別法。只索終日到晚。搶地呼天的哭泣罷了。因此外邊人更捏造許多無根無據的謠言。侮辱於他。麗查聽他說。不覺發了呆。又道。我有句不中聽的話。不論什麼事情。凡是干係你主人的。切不可那樣信口談論。必須謹慎些兒。纔好。婦人被麗查一點。覺得懊悔起來。臉上現了不安之色。只得斷住了不言。隨卽告辭而去。這裏麗查也出來在園中散步。細細的思量。一會回身進了書房。喚福華斯來前。說道。我有件事要對你說。那愛蓮姑奶奶的老爺……馬羅叔身故一事。你能將你知道的。一概對我說知麼。福華斯依舊和從前一樣。叫一聲。啞。停了一會。纔道。那件事。據家人意見。惟有請夫人細細查探一番。纔好。麗查道。外間言談。自然不能取信。我看愛蓮姑娘。心裏怕他要自尋短見咧。